

国文教本评注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四年六月十二日發行刷

(新國文教本評注) 全四冊

第二冊定價銀八角

梓潼謝無量  
宜興朱寶瑜  
灌縣張姚漢相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杭州重慶南京徐州西安油池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油池  
香港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柳州安慶嘉定  
東昌廬門蘭州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嘉坡

印 印 發 校 評 著  
刷 刷 行 閱 注 作  
所 者 者 者 者

有不  
著准  
作翻  
權印

總發行所 上海

制新 國文教本評注 第二

目錄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與說三首黃永年

文原宋澧

君道鄧牧

吏道鄧牧

禮論王安石

忠盜論劉敞

駁復讐議柳宗元

三誠柳宗元

原毀韓愈

雜說四首韓愈

第二編 序錄之屬

王山長集序施閏章

武功縣志序何景明

周禮義序王安石

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李漢

地志圖序呂溫

柳宗元文集序劉禹錫

## 第三編 書牘之屬

與左逸民書 魯一同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 第四編 贈序之屬

送劉叔雲南歸序 曾國藩

送馬力畚序 胡天游

送秦中諸人引 元好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送王埙序 韓愈

送石處士序 韓愈

## 第五編 碑傳之屬

與徐氏論文書 李夢陽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答李翊書 韓愈

送筠園之京師序 朱仕琇

送程龍峯致仕序 王慎中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送孟東野序 韓愈

書左仲甫事張惠言

徐昌國墓誌王守仁

寧南侯傳侯方域

瀧岡阡表歐陽修

石守道墓誌銘歐陽修

臨川王君墓誌銘王安石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程顥

王深父墓誌銘王安石

書齊魯二生李商隱

李賀小傳李商隱

馮燕傳沈亞之

書何易于孫樵

高愍女碑李翹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童區寄傳柳宗元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韓愈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韓愈

毛穎傳韓愈

## 第六編 雜記之屬

柯西石宕記胡天游

宜黃縣學記曾鞏

游褒禪山記王安石

蠹化陸龜蒙

志蟹陸龜蒙

錄桃源畫記舒元輿

零陵萬石亭記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

鈎鉤潭西小邱記柳宗元

零陵三亭記柳宗元

序飲柳宗元

醉鄉記王績

## 第七編 雜文之屬

祭湯海秋文曾國藩

祭石曼卿文歐陽修

憎王孫文柳宗元

祭柳子厚文韓愈

弔古戰場文李華

# 制新國文教本評註 第二

##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興說上興者感動奮發之意也。○賈誼過秦論凡分上中下三篇此用其例也。

黃永年編范文正公論  
見第一冊第一

兩語扼定有  
勢關直入之  
道衰學絕四  
字切中當時  
之弊

以志氣才力  
四字樹一篇  
之骨

特立乎一世之謂興創所未始有之謂興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後世道衰學絕士莫有以豪傑自待昧明矇聰蒙頭局知潛潛棼棼詹詹懨懨蟻蟻生死於甕盎斥鷃翱翔衣被土偶而病夫垂道也真志不立真氣不生光嶽之靈至是而弗章聖言至是而無用噫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夫木斲根弗茁火絕膏弗揚人才息其種弗興古之善興者如春氣爭華戰士鼓朝勇夏雲漲天興之道一曰志次曰氣次曰才次曰力以上因士之弗興而推論夫興之道何謂志志也者神明之所之深而力立萬物之表而無形行天潛淵貫乎百世上下而無紀極不用之則荒散用之則蔓并用之則堅銳莫敵越王勾踐破吳漢武取馬大宛使

說志字處舉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興說上

越王漢武以  
證之

說氣字處舉  
項王徵公以  
證之

明之至攝之  
數句極似老子

移其精銳。用之於正道。鬼神且辟其鋒。無弗成。無弗遂也。故志莫強於斷。然而緩。所以用其銳。下所以增其高虛。所以防其盈堅。所以忍其苦。而要於成。以上言志。何謂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王氣蓋世。朱徽公豪氣蓋九州。故排危擇孤。非氣不立。不固。性命之要眇。道德之崇閎。三才之博且奧。古今世變升降。

經術事功文章之魁奇雄駿也。明之形之。函之負之。纏之。填之。攝之。而星羅州次。經經緯緯而不可亂也。運之鎔之。如宏魄行。如歐冶鑄。無有壅閼停滯也。若

是者。氣一弗至。則頽敗萎蕭。如棟腐壞朽。不能支旦夕。礪鈍以英。立悞以剛。擴隘以規。韜光以晦。黃河萬數千里。橫絕宇宙。洪崖立萬仞。俯臨邱垤。其氣然也。

以上言氣昔者禹治水。天下崩潰四出。疑無所措手足。禹則一一有方略。次第以使之。由於地中。行所無事。疏之導之。淪之排之。鑿之決之。掘之注之。入之匯之。瀦

翦榛棘。披雲靄。使天晶而日明。康衢出而四達。疏通條貫。皆必有其方略。次第而後可不勞而理。故出嶮惟才。言才如是。而終之以弗息之力。强弩之末不貫。

說才字處舉  
禹之治水以  
證之

說力字處法  
變以化其板法

歸重意尤極。志字連用，透故言之節切。喻靜山以志節，可並句。  
說筆到力堅銳，無剩義。

收處留住下位。

縞行百里者半九十。爲山虧一匱，故又善持其終。以上四者，闕其一，未有能濟者也。而志爲基之譬諸木，志植其本，氣茂其幹，才暢其枝，發其華，力竣其實。本不植則幹枯而枝萎，華息何有於實？故志定而蓬蓬然，勃勃然，如駿馬馳如怒水決。如此而氣張，而才駛，而力旺，蠹賊木欲蝕，志輕鑠氣雜耗，才惰砦力故君子。又防其弊，嗚呼！大賢君子之不世出也久矣！道德之興也，無冀也矣！循吾說而進之，其有起乎？（以上歸重志字，及其防弊之要）

### 此篇言興之道也，最多精語，足以激發學者之志氣。

豪傑二句（孟子盡心上：若夫豪傑，音米塵粃，揚子言：蠻之甚音贖，朱子詩：好上籃輿閒縱目，莫將簪被苦蒙頭。縵局，閉塞，亦義同。蒙頭，朱子詩：好上籃輿閒縱目也。簪，亦省作簪。蒙頭，縵局，閉塞，亦音贖。是也。土偶，史記孟嘗君傳：見木偶人與土鶴，音晏，人相與語，偶音鶴，亦音遇。）

憫憫貌，蟻巒於酒也。甕瓦器以盛酒，盞瓦器以盛酒，盞酒盛水者，斥鷃，尺莊子所云斥鷃，是也。土偶，史記孟嘗君傳：見木偶人與土光嶽，謂三光也。苗，音札草木，越王句。初，越王句踐爲吳所敗，反國後，乃苦身焦思，臥薪嘗膽，身自耕作，折節下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乃以伐吳。吳王兵敗，自殺，遂滅吳。漢武句。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多善馬。漢武元鼎二年，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太初元年，得宛汗血馬，乃拜李廣馬。

利爲武師將軍以伐宛。期至武師城（在大宛國）取善馬故以爲號。三年大發兵從廣利圍宛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封廣利爲海西侯爲作天馬焉。辟與遜同我善句（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王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後立爲西楚霸王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朱徽公（名熹字元晦宋婺源人紹興高宗年號封事伸復讎之義陳修齊治平之本慷慨激昂其志甚銳不爲奸黨所容退而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秘蘊後世學者宗之卒謚曰文封徽國公函包綰竟（此填字與函也綰也填鎮同定也經經緯緯東西南北之道謂之經緯宏魄謂月歐治吳越觀廉本禹治水（帝堯陶唐氏六十有一載洪水由於地中孟子滕文公下作規禹治水爲患七十有二載使禹治之水由地中行）禹疏九河導弱水導黑水導潢澤導漾導江導沈水導淮導渭導洛皆是（淪音藥亦疏通之意孟子滕文公上淪濟漯而注諸海排公上決汝漢排淮泗而行所無事孟子離婁下禹之行其所無事也疏公上禹疏九河導弱水導黑水導潢澤導淮導渭導洛皆是（淪音藥亦疏通之意孟子滕文公上淪濟漯而注諸海排公上決汝漢排淮泗而行所無事孟子離婁下禹之行其所無事也疏公上禹疏九河導弱水導黑水導潢澤導淮導渭導洛皆是（淪音藥亦疏通之意孟子滕文公上淪濟漯而注諸海排公上決汝漢排淮泗而江注之鑿如鑿龍門鑿亦去其壅塞決也見排字注掘地而注之海海皆是江注入如書禹貢入於河入於海入於流沙皆是（匯澤爲彭蠡也書禹貢東瀦本作豬水蓄而復流陂也書禹貢九澤八年句入按堯之八十載禹治水功成已八年矣戰國策強弩之行百里句者半於九十里爲山既陂晦昌光嶮難也也

書旅葬爲山九仞功虧一舉

興說中

見第一冊第一論

氣作以用東猶以歷敍篇君子在內數逐方一魏鳴昌興古人俱不折晉黎字作骨也文字代之連孟也

漢以來。禮廢樂弛。六藝出於焚餘。斷脫先聖之道。塞而天地正大磅礴鬱積之氣。間有所鍾。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業。學者猶有所尋逐。以上虛籠故。漢氏之能興者。司馬遷興於史記。董仲舒孔安國劉向揚雄毛萇鄭玄興於經。東京而嚴光始。以其清風峻節興。繼此而郭泰李膺陳蕃范滂。遂興於激揚清濁。矯矯尚名義。以上漢之能興者。三國崩分。諸葛亮以忠義王伯之略興。蜀漢魏晉六代士皆莫能興。中國無君臣上下父子禮義衰。夷狄橫。士尙跡弛。崇浮誕。習老莊。滅周孔。嗜利無恥。而陶潛則以其高隱興於晉。宋王通以教授興於隋。皆能興者也。以上唐之能興者。至唐而孔穎達賈公彥又以經義興。韓愈以古文原道闡佛興。以上六代之能興者。宋歐陽修以聞韓氏之風而興。五代凌遲風衰義絕。范仲淹大興名節。作宋士

第一編 論著之屬 興說中

頻點看其句法變換處興字須

爲亦應未應嚴一云數門允於以學意在章與志始上重氣收十君之見未盡爲許不代道法上字有篇創句所篇力句遙字

氣由是而興者有胡瑗有李覲孫復石介而周子程伯子叔子張子朱子乃以聖道興。一時邵雍司馬光羅從彥李侗陸九淵張栻呂祖謙陳傅良亦皆興。宋亡而文天祥謝枋得以死節興。由宋以前遞興遞廢士或興矣而道病未大明。宋而後海內並興於正學黃幹真德秀許衡姚樞吳澄金履祥許謙吳萊黃潛之屬繼繼繩繩士勳業未大顯於時道德未盡比於數子而人才經術之盛浸乎軼前代而配二周也且數百年之能興者初明而宋濂承中原文獻以鴻文碩學興。洪永而降耗矣薛瑄胡居仁又聞朱氏之風而興王守仁有堦興之才而病於道。以上明之由漢而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也是數十君子者或著之文章或顯之行事或蘊之道德或功著一時或及百世或創所未始有或恢起前烈要當天地晦冥斯文剝喪歟絕之秋而以其獨力爲於舉世之所不爲柱狂流障萬川破鴻蒙開羣瞽其精神視四海爲闔閭古今爲宵旦斷於確然之志成於終身之力而炳著於天下後世蓋扶輿之全氣必有所洩而斯文之靈肇於人心且憑依之以爲壯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

應魏晉六代

以文章事功  
行誼道德盡  
之似班孟堅  
公孫宏傳贊

斷諸君子先  
收處亦留住  
下篇地位

已當此時也。有大力者以挽維之。則天地息而復萌。日月晦而復更。人物閉而復出。無大力者以挽維之。淪胥滔滔。譬彼舟流。孰知所屆。魏晉六代之世。可以觀矣。陳子昂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悲夫。  
以上總論余彷自漢以下。振古之士。而可以扶衰立悞者。於文章曰司馬遷。曰韓愈。曰歐陽修。曰宋濂。遷孤騫闢視。氣吐內千載。天漢之世一人也。愈於元和。修於景祐。皆負蓋世之氣。爲斯文中興。濂遭時會。功在制作。於事功行誼曰諸葛亮。曰范仲淹。亮有君子之道。仲淹修賢者之操。於道德曰朱子。集羣儒繼絕業。開無窮大而精深。闊而無外。漢以下未有也。蓋學莫要於知性。而事功行誼。文章必有其本。而非氣昌而力盛。懼不能明道。以有爲遷。以下所爲有取也。以上有取馬韓及歐宋葛范及朱子。嗚呼。由漢以來。千有數百餘歲。相望者如斯也。蓋三代以降。士風莫盛於東京。而正始敗之學術人才。莫隆於兩宋。綿延至於初明。降而遂息。其興其喪。所從來遠矣。以上慨歎士風學術人才之興喪

此篇言興之士也。其手法變化全在興字摹昌黎送孟東野序文章之態。

幾欲與之爭席矣

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也 焚餘秦并天下焚詩書百家語士隱山澤巖  
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漢興乃出斷脫編 脫斷  
簡磅礴廣被 二帝堯也 三王禹也 湯也 司馬遷字子長太史談之子生於  
紀黃帝下止 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著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十餘萬言 孔安國字子  
獲麟作史記 蜀郡成都人著毛萇漢河間獻王博士註毛詩號毛詩行於世 鄭玄字康成漢高密人註詩  
師事申公治古今尚書承詔作書 劉向字子政楚元王四世孫揚雄字子雲漢高密人註詩  
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 劉向也作洪範五行傳等書 揚雄字子雲漢高密人註詩  
蜀郡成都人著毛萇漢河間獻王博士註毛詩號毛詩行於世 鄭玄字康成漢高密人註詩  
太玄法言等書 許慎字子雲漢汝南人著文賦漢人謂之賦 陳蕃字仲舉漢汝南人著  
獨曰東京漢光武都洛陽故曰東京嚴光字子陵漢新野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 使  
於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云郭泰字林宗漢介休人砥節礪行  
括足以矯時及卒蔡邕爲碑曰吾爲碑銘無愧耳李膺字元禮漢潁川襄城人  
多矣未嘗不有慙容惟郭有道銘無愧耳李膺字元禮漢潁川襄城人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後宦者坐以黨錮免官陳蕃字仲舉漢汝南人與李膺齊名太  
傅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靈帝卽位范滂字孟博漢伊  
太傅與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郭林宗甚慟之范滂字孟博漢伊  
見收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三國蜀魏諸葛亮字孔明  
人每以後出比其後佐先主定蜀漢之業六出六代小學紺珠以晉隋宋  
祁邯復讐拜中獨曰東京漢光武都洛陽故曰東京嚴光字子陵漢新野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  
山作前出師表其後討賊先主定蜀漢之業六出六代小學紺珠以晉隋宋  
人每以後出比其後佐先主定蜀漢之業六出六代小學紺珠以晉隋宋

六  
跡弛

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

陶潛

字元亮，性恬淡，賦歸去來。

名淵，侃曾孫也。

晉名

淵

也。

名

淵

爲師言必忠信動必禮義著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  
鄆人自聞程明道之言遂盡棄所學而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所著有正蒙西銘世稱橫渠先生朱子朱徽公註邵雍字堯夫宋河南人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進世稱豫李侗字愿中宋劍浦人從羅從彥學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朱子師事焉世稱延平先生陸九淵字子靜著述五百餘卷卒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從楊時學潛思力行絕意仕人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或勸九淵著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世稱象山先生張栻以古聖賢自期與朱子爲友世稱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也學以關洛爲宗陳傅良字君南軒先生稱南軒先生與張栻呂祖謙友善而主敬先生謂之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吉功得於栻爲多從者雲合世稱止齋先生人仕宋爲少保樞密使信國公宋亡拘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其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謝枋得弋陽人爲人豪爽以忠義自任宋亡後逼以北行至黃幹字直卿瑀之子知安慶甚見其風采世稱西山先生卒謚文忠許衡字仲平號魯齋元河內人尊信以大學衍義進四方人士見其文想其風采世稱西山先生卒謚文忠朱子於學無所不通仕爲國子以道學累遷中書左丞姚樞字公茂元柳城人少力學有王佐略世祖召至以道學鳴卒謚文正

或曰。蕡蕤羅生而芷蘭亦長。合浦之珠玉河之玉。代產海內。億人之衆。謂無軼。

黃永年見第一冊第一編范文正公論

興說下

官翰林學士承吳澄字幼清元崇仁人用力聖賢之學著述頗有發金履祥字吉甫元蘭谿人少有經世志其爲學講貫精詳踐履許謙字益之元業金履祥之門其教人忠吳萊字立夫元浦江人該貫古今四黃溍字晉誠諱懇世稱白雲先生吳方學者多師之世稱淵穎先生黃溍卿元人博極羣書蒞宋濂字景濂明浦江人從吳萊學復遊黃溍之門太洪武爲明太永樂爲明太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明河津人讀周程張祖年號也永宗年號也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明朝理學洪爲之最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學以求放心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卒公爲主主敬爲要世稱敬齋先生毅然有希聖清易剝卦上九風雨二句詩鄭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陳子昂字伯玉唐梓州射洪人舉夫之志提良知二字爲聖學宗旨功鴻蒙自然元氣也一扶輿貌碩果句簡捷世稱陽明先生卒謚文成鴻蒙云海上氣也元和唐憲宗景祐宋仁宗正始魏主曹海變年號帝海內文宗元和年號

勢字立論以下皆據此抒

議亦設喻以應

之妙

驅之至俱流

七句煞是緊

妙喻似帶滑

稽正意不煩

言而自透

雷霆云云仍

設喻以結之

無意中帶出

禹之治水似

非應妙

主意在自立

力蓋全神筆

上二篇

倫之才吾不信也。然則何爲其興之難與。曰勢之所趨重與其積深不可轉也。  
客難 今夫崇山之壓也。物無不下。江河之潰流東薪莫補。海內風氣之翕忽擁揚勢如此矣。其驅之也迅疾甘之也深入緘縢之也牢固而無少隙縫。月引歲深傳染癥結與運俱流勢之難轉秦人生子而腹諸齊人及其長也。父母乎齊人耳已其子孫又祖考齊人也。問以秦人不知也。其見見聞聞者以爲是固然如此矣。吳民長未滿五尺驚然負於侏儒及見魁人侏儒大怖之目以頂天夫其不爲吳民之驚於侏儒乎。又不爲侏儒之頂天乎。魁人乎。以上借喻言今夫雷霆震而百蟄起。禹負神力而拯滔天之溺。沃土之田以集節穉豈不亦秀實哉。陸象山講義利聽者汗流泣下。其興機與君子遂如勢何。自立而已矣。以上自立言貴乎

此篇言興之難也。通篇全用譬喻又是一法。起結處均從賈生過秦論得來。蓋其時以道學爲戒風俗頽然不可收拾故曰勢也。自立二字實有無限期望必合前二篇讀之義乃完也。

是從原庖髓說入。是括盡文行大文。一起筆即劉摯無足觀之意。字已道爲文，人便起發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綱楷之弟。柏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以上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長聲也。合浦漢郡名。不產穀實而海至多寡。視水小大七八月水退可取。彼人謂之撈玉。緘縢莊子胠篋篇。唯不固癥結。史記扁鵲傳。以此視音教。侏儒短小。魁人偉大。之沃土猶言節樞稻秀實穀之吐華曰實。講義二句。淳熙登白鹿洞。爲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章。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至有流涕者。

宋濂見第一冊第編秦士錄。

文原某原與原某同如昌黎原性一作性原原毀一作毀原是也。

垂衣裳至取  
諸朕八句引  
周易繫辭氣  
妙有  
翦裁  
再用自是一  
接文筆曲折  
文氣充滿

曰禹貢之文  
曰儀禮之文  
曰鄉黨之文  
排衍三層一  
樣句法  
括之筆  
其他二字包  
正論便  
喻便  
覺  
文情  
開逸

陰陽變而通。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内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固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以上言古聖人自然之文。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知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解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

程伊川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景濂之言亦此意也。到文字落收上文一絕大抱眼齊孔絕大抱負

起數語已定一篇之局又插兩喻

不近也。人辭翰之文。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宇宙之終始。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以文體之本。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以上言爲文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綦地萬熒。躋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

變賦賦變切形疊用設而能喻三物曰隨物曰深曰量曰峻曰量曰峻旨曰妙旨曰峻

鷺外局小作  
反攻內圖大作  
曰四瑕曰冥  
子曰九蠹曰鑄

前曰賊形  
傷膏髓此曰  
死心句法極  
春範秋卉云  
說盡文士

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白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爲準輔相天地。而不過。照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能養氣者。以上言文之大德。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許者將以賊夫。誠攜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惰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範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踴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蠻蠭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

豐縟寡實之弊  
收處與起處相應別有發明故作後序

以六籍爲本根遷固爲枝葉其言亦甚精當而景濂之意則更進一層以孟子韓歐爲宗可知其道屏遷固而不尤其議論之高也。新奇曰陳腐皆文體之卑者蓋元代文體如此應點明氣二三子與楷綱柏相

故也。以上言文之不能養氣者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以上應首段作收之智者去古既遠世予旣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以上言已文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攀礪邪蹊耳胡可行哉。以上推進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聘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士之陋以上言文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

進於道聊一言之。以上言爲文欲其明道不欲以文章家自居

上篇寫出文家身分下篇寫出文家本領前後序言亦有法度可觀文體關乎世運如此作力振頽風氣象光昌誠一代之冠冕也以視陸士衡文賦但以尙巧貴妍爲言者大有雅鄭之分矣

浦江縣名屬義烏浙江省庖羲易繫辭作包犧卽太昊伏  
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偶以象陰凡數雙曰奇也奇音羈下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偶隻曰奇也奇音羈下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  
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  
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  
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治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人  
蓋取諸夬天衷蔡伯喈郭有道碑詩大師旅二千五百人以人  
爲旅井牧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陽臯之地九夫爲  
二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集  
而當一是禹敷土三句敷分也禹貢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集傳

別

禹貢

篇夏  
名書  
儀

儀觀禮禮

熙禮  
享爲  
魏周  
全平

公昏攝喪政

諸太  
禮平  
凡之

書七錄

鄉黨

名論  
子篇

遷說見前興漢北地人明帝時典中注班固校祕書著漢書及兩都賦。六籍也。唐子西陵人善屬文舉進士累官承議郎有文集三十卷。孟子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鄒人也。述唐虞三代之德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七篇。韓子韓愈也。見前興說中注歐陽子歐陽修也。見前興說中注肇確石地也。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此讀字音豆詰曲聱牙解周諺殷盤詰曲聱牙。

君道

孟子離妻欲爲君盡君道此君道二字之所

○文體爲論著類標目用諸子之例也。

鄧牧見第一冊第

古之有天下者以爲大不得已而後世以爲樂此天下所以難有也。今爲君之不生民之初固無樂乎爲君不幸爲天下所歸不可得拒者天下有求於我我無求於天下也。子不聞至德之世乎。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堵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爲衛室之訪爲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其分未嚴也。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夫然故天下樂戴而不厭惟恐其一日釋位而莫之肯繼也。以上古之不幸而天下爲秦壞古封建六合爲一頭會箕歛竭天形臍引至德情以充證據杜少陵所謂老成者也。

惟其益費所  
以益孤說盡  
秦漢以來之  
痼弊應飲食衣服  
宮室及分位與上段作反  
射之勢

四目至羽臂  
二句小雜詼  
嘲

惡有一轉亦  
微婉亦峭折  
句法絕似孟  
子無樂爲君再  
醒一筆此作  
者之微旨也

下之財以自奉而君益貴。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萬里。凡所以固位而養尊者無所不至。而君益孤。懦懦然若匹夫懷一金。懼人之奪其後。亦已危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爲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邪。故凡爲飲食之侈。衣服之備。宮室之美者。非堯舜也。秦也。爲分而嚴。爲位而尊者。非堯舜也。亦秦也。後世爲君者。歌頌功德。動稱堯舜。而所以自爲。乃不過如秦何哉。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欲長治久安。得乎之爲君者。夫鄉師里胥。雖賤役。亦所以長人也。然天下未有樂爲者。利不在焉。故也。聖人不利天下。亦若鄉師里胥然。獨以立之。不得人是懼。豈懼人奪其位哉。夫懼人奪其位者。甲兵弧矢。以待盜賊。亂世之事也。惡有聖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而日以盜賊爲憂。以甲兵弧矢自衛邪。故曰。欲爲堯舜。莫若使天下無樂乎。爲君欲爲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嘻天下。何常之。有敗則盜賊成。則帝王若劉漢中李晉陽者。亂世則治。主治世則亂。

慨結處無限感

民也。有國有家不思所以求之智鄙相籠強弱相陵天下之亂何時而已乎。以上亂推論弭之意

梨洲原君自樹一義牧心已於四百年前發之蓋以宋君臣湖山游宴紀綱叢脞以致於亡故有激而言之固與許行並耕之說不同也

糲梁二句史記自序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正義糲

龕米也

脫粟也

粱粟也

謂食脫粟之龕飴也

藜似藿而

表赤藿

豆葉也

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士塔三等茅茨不

翦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

葛衣冬日鹿裘土塔二句史記自序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糲梁冬日鹿裘土塔二句史記自序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糲梁冬日鹿裘土塔二句史記自序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糲梁冬日鹿裘土塔二句史記自序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糲梁冬日鹿裘土塔二句史記自序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豆葉也葛衣二句史記自序夏日

剪正義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衛室水經注堯有總章文中子舜有皇帝句

書呂刑皇帝清問下

由許由問

伯夷傳堯讓天下於許

高士傳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與舜以天下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之農

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石戶

吏道史記平準書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此吏道二字之所本也○文體與上同

鄧牧見第一冊第編名說

起勢老重似西京文字

去民近三字最得古時建官之意謂之不得已與君道篇持論正同周防曰禁制皆極痛心

以虎狼比

奪其食至奪似使亂九句宣公奏議

與人主共理天下者吏而已。內九卿百執事外刺史縣令其次爲佐爲吏爲胥徒若是者貴賤不同均吏也。以上先將古者軍民閒相安無事固不得無吏而爲員不多。唐虞建官厥可稽已。其去民近故也。擇才且賢者才且賢者又不屑出不得已而天下陰受其賜爲吏者後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懼其亂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詳然後大小之吏布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才且賢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爲矣。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數萬小者雖無祿養則亦並緣爲食以代其耕數十農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於其閭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豈可得也。天下非甚愚豈有厭治思亂憂安樂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亂與危何也夫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爲理民者竭之而使

危奪之而使亂。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天之生斯民也爲業不同皆所以食力也。今之爲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竊人貨殖攫而取之不亦盜賊之心乎。盜賊害民隨起隨仆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豈上天不仁崇淫長姦使與虎豹蛇虺均爲民害邪。以上後世然則如之何曰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不猶愈乎。以上策

議論發皇文筆軒爽要皆有激而言與莊子剖斗折衡之旨亦不同也

九卿六卿三孤爲九卿見周禮考工記匠人注。胥徒胥謂其有才智若今什長徒給唐虞建官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切切然懇到二帝見前興三王見前興貨殖貨財生少矣。

禮論荀卿所學本長於禮特其自許太過且多激憤之論故荆公以爲不知禮而作禮論

王安石見第一冊第一編三聖人論

飄然而起已括盡通篇大意引荀卿化性

起僞之言絕  
不放鬆是韓  
公原道闢老  
與佛之法謂彼  
不隨宋儒喋  
短斯爲有識  
喋譬如卿之

不思二字亦  
從原道得來  
連插兩喻施  
最足以達顯  
之說理之文  
情也

愈矯健一轉文

句筆鋒犀利  
爲僞爲眞三

知禮之意哉。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以上言荀卿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訕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爲器。舍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

荆公本色  
繖轉不思布  
又插一喻足  
對性惡之說  
使彼無辭以  
故曰云云用  
振篇一複筆而通用  
之機勢一通

以爲不思也。卿之不思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始於天之意。

### 翻論到底句句名言筆力眼光俱臻絕頂此等文惟韓集有之他人不逮

也

荀卿又稱孫卿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著書數萬言。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故宋儒交口攻之化性起僞人能聖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荀子法度如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節奏如鐘瑟竽笙之類見荀子禮論篇。管磬琴鼓直指解規矩也。圓之二句之於方圓也。狙猿事於冠裳。狙音痴猿類麓山足也。圓蘇轍謝執政啟。狙猿無麓山足也。圓解規矩也。狙猿事於冠裳。狙音痴猿類麓山足也。

患盜論

語顏淵季康子患盜

論

此患盜

劉敞

字原父

宋臨江

人

新喻

舉慶

歷進士

累官集賢院學士

判南京

御

起設問答韓公往往用此

謂盜有源事法勢極其明透筆極其緊

曰衣食曰化盜所謂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見兩引律文足

博卽於律學曉亦無不通

不修盜之源也

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爲盜矣

二源慢則操兵刃劫良民而爲

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略百姓而爲盜矣

此所謂盜有源也

豐世無盜者足也

治世無賊者順也

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

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龠也

當先止其源

且律使竊財者

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

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

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

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

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爲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爲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

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

以上言宋法之不善

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恥夙加其心彼

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

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卹而倚辦於牧守此乃臧

### 造語老辣

特下本源二字斯爲有本

之學

賦。教。化。此。乃。回。應。衣。食。政。  
行。文。一。定。之。推。廣。義。用。筆。圓。轉。  
如。珠。走。盤。用。兵。云。云。暗。帶。兩。  
元。吳。犯。邊。一。層。特。下。予。以。謂。  
三。字。隱。有。吾。謀。不。用。之。感。也。

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沈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尙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姦盜乎。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以上言術數無益當思本源之計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於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罪。予以謂未盡於防。故作此論。以上作論之故

立議高而出筆快全從根本上著想斯真經世之文

探囊發篋。莊子胠篋篇。將爲胠篋探囊。發置之盜而爲守備。升龠量容。千二百黍齒。齒字解直指。漢書江充傳。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督捕宋史陳韓傳。躬往臧武仲。左傳襄二十一年。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紂又不能子召外盜。而九年耕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紂去之。將何以能。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沈命沈沒其命。卽連坐誅死也。漢書咸宣傳。盜賊滋

弗捕滿品者二千鄴雍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鄴雍者以視察得盜十石以下小吏皆死鄴雍百無遺一晉侯大喜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聽訟二句論語顏淵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元昊小字嵬理趙德明之子頻年犯邊宋室無如之何

### 駁復讞議

趙師韞爲下邦尉殺徐爽爽子元慶變姓名爲驛家傭及師韞爲御史舍驛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赦其罪

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閭慕時謹其言後

吏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論列是非謂之駁也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文章卓偉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拜監察御史

文集傳世有

開首提清事由以下揭出事

旌誅二字發

議誅

玩手刃父讞

束身歸罪二

見不當

以禮刑說起

是根原論之大

莫得而並句

誅一旌語微的發以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邦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讞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以上敍述其事總一句領起下文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躡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

意有字仍以禮破壞禮一段者。其謂激不於殺先句籲玩發何得後筆論承以以爲與以足訓罪原而爲州之以是號上黜者離接勢以轉嚮典下是爲意發端可句釋兩文讎層透也。罪上解一段此而求所因官聞妄必二冒事然意起字端。

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  
轡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以上泛行之理。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讞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以上言誅不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讞乎。讞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鷙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以上言並與誅。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讞。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讞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萬人之讞。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讞。讞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讞之。又安得親親相讞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讞可也。父受誅。子復讞。此推刃之道。

亦是周禮公羊文有此通篇大旨意。而深抑當與之論。所以重立元慶。就元慶而論。是時之議結案者。

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以上正駁子原議之言。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以上言元慶不當誅。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以上告後。謹議。

當與昌黎復讐狀參看。子厚之議則謂當讐不當讐。自有一定更爲明白迄乎明代之律實用子厚之議也。

天后唐武后自稱天后同州唐屬關內道。今屬陝西省。下邽唐縣名。其時屬同州也。徐元慶見題注。趙師韜見題注。陳子昂見題注。戴天禮記曲禮上。父之犧弗與共戴天。枕戈醴記檀弓上。居父母之仇下也。此枕戈卽介然辨意。自克克其畏死。枕干醴記檀弓上。居父母之仇。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疏反復也。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六句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春秋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來曰。推刃取讐身之。而已不得兼讐子。復而恐害己而殺之。兩下句謂師韜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韜也。

三誠 并序○誠與戒同○此種文隨心抒寫多寓言之類。

柳宗元 見前駁復讐議。

依世云云似驢出技云云似雲似鼠言外人殆實有其人也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誠。

### 臨江之麋

伏下文麋出  
門外句

啖舌句以見  
此時已露殺  
機特麋不知  
耳處截然而  
止意極尖刻

臨江之人。畋得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以上題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以上題與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狼籍道上。麋至死。終不悟爲犬食。

### 黔之驢

黔無驥三字  
從題前說起  
然後接入好  
事者是一定

黔無驥。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以上題虎見之。彊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驥一鳴。虎大駭遠遁。以

爲且噬己也。甚恐之。畏驢。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以上驢。無技。噫形之耄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以上感作收。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  
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以上題之來歷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  
禍。某氏室無完器。櫬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並行。夜則竊齧。  
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之。橫行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  
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  
瓦灌穴。購童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寢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  
爲可恆也哉。以上主人已易而鼠不知遂以遭殺

三篇皆借物以戒世人警覺之意深切著明

迨及麋鹿驢似馬長耳以午及五鼠小獸善臨江臨江唐縣名屬山南東  
畋音田取禽獸也魔也子怛驚也啖音淡狼籍分布散漫黔黔唐州名屬江南  
然大慤慤謹敬貌跳踉莊子秋水篇跳踉乎覬食永永唐州名屬江南  
鼠爲十二生肖僮僕施音移衣纍纍連續齧音臭鳬字臭之首故曰子神  
也

其所以毀也○原毀者推原

卒經贈學禮者部仰尙之書如謚泰曰山文北有斗昌累黎官先吏生部集侍郎

古字對針今  
是賓作兩  
對是雙關起  
卽孔子躬起

自厚而薄責  
於人之意

語意俱從孟子舜何人予一段得來

舜與周公只  
轉說一說便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見波瀾  
應上責己句

作頓挫  
一善一說亦

轉說一說

藝又

應上待人句  
作頓挫  
由古及今是  
法亦作雙關起

應上待己句  
作頓挫

應上責人句  
作頓挫  
夫是云云作  
一小東深於作  
開合之法轉方  
雖然一本題息  
忌二字爲毀試  
之句宕開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以上寫古君子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之君子以上寫今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

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以上兩意形出忌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以上感

一筆生出下文良士云云一句一折是主中之賓非良士云云一句一折是主中之主至此方點毀

昌黎動而得謗故有是作波瀾壯闊詞旨含蓄通篇皆用排偶惟結處以單行作收於集中爲降格宋明人得之已足雄視一世矣

樂此樂字音洛喜樂也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舜虞帝姚姓名重蚤或作周公名旦文王之弟也多材多藝書金縢能多材多藝或作多材與藝今之君子君子下一本有夫是之謂是之作如是或不以衆人句沈歸愚曰不以衆人待其身謂以庸陋自待也不字非衍乃進一層說語聲告也處世處字下一本有此字仕於上仕一本作化幾於理也一本雜說四首或文亦隨心抒寫退之最工此體○

韓愈原毀見前

雲龍二字取之易龍是主

雲是賓用開  
合法筆亦矯  
如神龍  
以靈字作骨  
曾湘鄉謂龍  
以自喻其身  
文章憑依乃其文  
所自爲猶道曰  
史筆傳道也  
本紀綱爲主  
紀綱三不病  
高蘇子瞻解最  
猶病本謂此  
病脈不至子脈  
病脈存所謂此  
病脈存最即子  
病脈存最即子脈

也  
不仗  
文章  
自爲  
自傳  
垂道  
也  
雲以  
自喻  
其文  
所自  
爲猶  
道曰  
史筆  
傳道  
也  
側重  
到龍  
申上  
兩層

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以上從龍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以上從雲側重到龍申上兩層

李晉卿曰此篇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風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以上言醫人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

虛口出氣也嘯  
或有之字  
汨陵谷讀汨音骨  
下上連下易乾卦雲從龍風從  
茫洋雲水玄間青霄  
薄此薄字音景此景字下土本  
博迫也  
景與影同  
下土作  
萬物觀

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以上申  
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論。

前後呼應融洽分明極易尋其塗逕

言爲一天之所佑扶<sub>一</sub>本作持視履考祥易履卦上九視

履考以視其祥也。本義謂視履終以考其祥也。

害及其已耗  
盛壯愈危亦  
本於此  
以三代作證  
以秦作證  
以善醫善計  
句者作足上二  
之辭蓋善  
憂其計者必  
也懼其可恃  
史記特法  
往倒用耳  
往文用

列子庖犧忽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貌七竅皆通魯桓楚桀殷紂之同心與昌黎之說正同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以上言其憤世嫉邪。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僕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卽有平魯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以上言人物之分 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在心而不在貌。

邪應上憤世嫉

作之故題之云爾。傳之上題

立論感慨落筆明快卽孟子幾希之旨

談生談姓而未署其名也。牛首史記三皇紀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蛇形列子黃帝篇庖犧女媧白虎通臯蒙俱苟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注云方平脣曼膚平脣曼膚陶鳥喙相也其首蒙茸故曰蒙俱俱音欺何以肥之按此言紂之無道曼輕細也顏如渥丹詩終南篇君子美而很左傳襄公二十六貌則人貌上一本有其字怪神論語述而篇子人下一本無矣字怪神不語怪力亂神

起如風雨驟至隨手一捩以下反說到底以常馬拗一筆文徑便曲亦是加一倍寫法策之至鳴之三句總結上文是漢文蹊徑如煙波浩渺應上不曉本旨到此始知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以上知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以上埋沒之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以上執策之人歸咎

此首以千里馬喻賢士以伯樂喻知己實則全爲自己發感慨妙在婉而

不怒尺幅之中具有千里之勢與前三篇正復相同可悟行文能大能小能長能短之法

伯樂天子上掌馬星卽房星也孫陽善相馬因以伯樂稱之秦穆公時人也樂音洛亦音勞駢也食馬者此食字千里而食或云而食下脫一石二字

## 第二編 序錄之屬

王山長集序事蹟見本文內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愚山清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累官至侍讀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

有學餘堂集八十卷

規摹古人反射下文自成  
杼軸下文自成  
憔悴苦吟四句反射下文自成  
數千百言得志反射下文自成  
不得志三字得志反射下文自成

海以內恢奇博雅能文之士大率多吾友也不則亦嘗聞姓字寓書往來者也詩古文辭固莫盛於今日才性所限各以區分規摹古人者貌附響臻千百人若出一手或憔悴苦吟遲巧速拙片言有餘連牘不足閒有負才好學躡躅鞅掌沈頓於手版簿領之間號稱得志其怫鬱滋甚神耗力憊不得究其所欲言作者用希以上言海內潭州王君山長挾軼才不甚得志其爲人也博涉羣籍

爲一篇之主  
本之歐陽公  
梅聖俞詩集  
序  
先敍王君之  
爲人看似本  
前面卻尙是題  
前一層

故字一接落  
到題面如潮  
如海寫得十  
分酣足

應不得志  
窮愁著書卽  
收處蓋翻用  
歐陽公窮而  
後工之說  
得志之說  
歐陽公老不  
音婦嫋不絕  
餘不

卓犖自負。不隨俗俯仰。好奇服金石圖書之屬。放遊山水所至與賢豪交歡。用氣誼相然諾。與之言侃侃窮日夜。四坐莫能難。非其所心服。雖名公鉅卿。不苟推許。意有所取。凡山人野老方技浮屠之流。往往狎游。相傾倒。至於一事之長。一言之善。名聲未立。亟爲推引。盡其力。乃止。其爲人也。如此。長之爲人。嘗與余論文都門。慨然曰。士貴各言所志耳。若執筆隨古人。謂某似某篇。某似某什。是古人之役也。安用我爲。故其爲詩古文也。多自成杼軸。不假繩削。朝脫於腕。夕鏤於板。終日累數千百言。怒嬉歌哭。筆墨淋漓。或以爲憤時嫉俗。而不知其胸中鬱積。纍使然也。風之始發也。調刁刁耳。及其鬱極。而怒號發林木。揚沙石。擢山湮谷。河海倒流。砉然作雷霆劍戟之聲。風豈有意爲之哉。蒙莊云。大辯不言。而其所著書。洸洋無範。曼衍以窮年。殆自謂也。山長弱冠上公車。連不得志。故其言多騷怨而激楚。向使山長早歲釋褐。浮沈於手版簿領之間。求如此之窮愁著書。豈可得哉。然則山長雖數奇。亦未爲不得志也。以上言山長之著書

不則此不字與否字同猶言否則也。躡躅進貌鞅掌煩勞手版周禮天官司書疏古有簡記事後代用簿領隋書獨孤楷傳無佛鬱魏樂府苦寒行我簿簿今手版簿領躬親簿領也。佛鬱心何佛鬱佛音佛憲也。潭州卽南長沙縣治也。軼才謂超絕卓犖超絕侃侃直浮屠釋氏之什篇什也。朱子曰之別故十篇爲一卷杼軸織具也。杼持緯猶軍法十人爲什也。杼軸者軸受經者調調刁刁樹上枝葉搖動之形不見之調調砉然養生主砉然嚮蒙莊莊子蒙人故曰蒙莊著書之刁刁乎。莊子齊物論。洸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史記莊子齊物論而獨不言大辯不言。大辯列傳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曼衍句莊子齊物論所以窮年也。注云曼衍無極也。弱冠此冠字去聲禮曲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注釋褐南史朱異傳舊制二十有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數奇傳以爲李廣老數奇。

**武功縣志序**武功縣隸陝西省明康對山先生（一名海字德涵武功人）以史官具史才且貫通於史之體法作武功縣志凡七篇先輩稱爲巨麗比之太史公書固紀載之極軌志乘之標則也。

何景明編苟悅漢紀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叙事顯

上引書詩立論必溯其源所謂非三代之書不敢觀也謂勢之由來亡不有漸從大處起議論

地畝由狹而廣戶口由寡而衆似未可云降本流末大復作此序時爲正德十四年物盛則衰固其理也盡而意不法推

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以上略言作志之體法。夫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敍九邱詩陳列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爲制以施於久遠已爾。以上言施於久遠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於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以上言漸之所關甚大

筆墨簡古洞達利病知其爲左史韓非劉向之精華也

武功注

見題康子注見題肆陳也采物謂旌旗衣服也左傳

九邱追俗爲制史記禮書謂因民追俗爲制也亡此亡字與無同董此蚤字與早通靡貞貞一委此委

謂之九邱追俗爲制史記禮書謂因民追俗爲制也亡此亡字與無同董此蚤字與早通靡貞貞一委此委

解之睽正睽一作廢

周禮義序

宋神宗熙寧八年王安石以所訓釋周禮進詔頒於學宮號曰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

廢而不

用云

王安石

見第一冊第一編三聖人論

起得妙

貴賤至遲速  
四句數語緊嚴該括筆力  
荆公於周禮經最失誠述新所服  
膺經最失誠述新所服  
法害民新義有謂新者非義  
誤士者實之論

此又慮復古  
之難荆公蓋  
亦知之矣  
王者至庶幾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以上敍明緣起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廢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以上敍周禮之美備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復古之上言訓釋然竊觀王者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

十句頌揚處  
亦其自負處

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一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以上歸美神宗謹序。

簡健之中卻極委婉又極典則

周官卽周禮凡六篇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也。成周謂王業所由度。王者一本作聖上。有馮有翼卽憑依字詩大雅有馮有翼謂可馮依以爲輔翼也。亹亹不倦之意。鄉向通作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六服承德六服謂侯甸男六服也。書周官六見而知之。孟子盡心章若禹見而知之見而知之言一言爲服羣辟罔不承德見而知之臯陶則見而知之言一言也。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先生或題曰昌黎

李漢愈字南唐之宗室也。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詞雄蔚爲人剛略類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左拾遺。累轉吏部侍郎。後改汾州司馬。淪

躉而卒。

朱子嘗言昌黎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製道與物文以爲兩紀序。今觀南紀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盡。謂易已下

言所以推尊乎道者甚至則亦可謂因文見道者矣

鳴或作發二字兩通但作字穩耳如原道原性等篇見道者也以其因文見道者也前以剽掠僭蓋爲韓之功務去實昌黎爲文秘旨也并及其述恰好收處方收住著至名字官階是點

爲古文剽掠僭竊爲工耳。文與道藜塞固然莫知也。以上言文字之升降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瀉卓踔瀟泣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擢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以上言昌黎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啟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鱸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寶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以上上

言著述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以上補點名

直抉本原氣亦雄偉與昌黎之文有絕相似者殆極意摹其手筆也



粉散黛凝二  
句華而不靡一  
派不落雕琢一

此以聚米畫  
地作一襯託

虛室云云極  
妙鋪排

又以役形神  
窮轍跡作一  
襯託

繁疎有法想  
見體製之精

一家文軌至

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奧。未足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爲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以上言李理之學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於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以上言繪圖之詳每虛室燕居帷薄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以上言觀圖之逸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理通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

句皇道無外六  
振動毫端  
蒼梧云云推  
波助瀾筆舌推  
俱妙廣學流卽訓  
導業卽功用之  
大示後世卽遠  
勸懲之明贊鴻  
束一筆無知音恰  
慨蒼涼之致收極

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以上言功用之大。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  
卹民之艱。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壞。則想桓文勤王之霸。  
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  
又懲勸之遠也。以上言懲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  
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  
地成圖。聞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歎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  
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以上言時無知音時

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似班固手筆。非餘子所及也。

廣陵唐郡名。卽揚州也。仲尼孔子之字也。顏氏禱於尼丘。方儀謂地也。盧謐詩曰：仲尼方儀悠悠方儀廊。

任土周禮地官載師。任土掌任土之灋。皆曰毛。桑麻五穀之屬。皆曰毛。大鈞虞喜志林。大鈞造化之神。陬落之陬落也。謂之大鈞。皆蠻夷之地也。典引羨溢乎要荒。

緝五侯九伯謂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左傳僖公四年。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要荒。皆蠻夷之地也。典以天之二十八舍。支配之十二州。而區別之也。如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是也。分野漢書張湯傳。千秋口對兵。梗概猶言大帷。

薄帷慢也。薄簾也。禮曲。塞音愆。八極唐書地理志。八紘鴻纖鴻大也。綈昧

禮帷薄之外不趨。塞音愆。八極之外名爲八極。鴻纖鴻大也。綈昧

敏明也。文軌中庸。今天下車襟帶。魏都賦以中夏爲喉舌。有截整齊也。詩

昧闇也。文軌同軌。書同文。襟帶不以邊陲爲襟帶也。有截商頌海外詩

有蒼梧舜崩於蒼梧之野。在截。蒼梧今湖南寧遠縣也。塗山禹會諸侯於塗山。稽之左氏。塗山當在會稽之國。語史記塗山又當在會稽。

也。秦漢勞師謂秦皇漢武。齊疆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在今山西太原縣東北。春

秋時奄有今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直隸廣平大名之地。桓公也。文晉謂齊桓

文公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長沙常德也。洞庭三縣之間廣員五百餘里。荆門山名上合下開其狀似

三苗之國。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按今湖南貴州苗民最多有生熟二種。卽其後裔也。蜀公孫稱

帝於蜀漢使吳漢等伐之。岑彭率三將軍興公孫氏蜀卽今四川省也。苗爲古滿戰於荆門。大破之。進戰皆捷。遂滅公孫氏蜀。卽今四川省也。

###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一本作柳先

劉禹錫字夢得。唐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太子賓客。以王叔

卷文之黨貶遠州刺史。乃以文章自適。有劉賓客文集十卷。外集十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厖而土製。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

插一譬喻文  
情變化退之  
之外惟子厚  
足以當此

謂子厚疎雋  
少檢語極切  
當寫出子厚與  
夢得爲極摯  
執書以泣含  
悲惜之  
意無限  
引退之言而  
己不下斷語  
妙退之之誌極  
難易播也夢得以柳  
揚其友誼願  
於第一通之之筆故得柳  
於附第一之文故得柳

後大振。以上言文章之高下。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以上言子厚之文與時而奮。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尙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謫。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以上言其遺草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以上引退之言及其墓志祭文作收。

夢得縱橫博辨。韓柳之外。自爲軌轍。大抵與杜牧相伯仲。讀此可窺一斑。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與政通禮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三

代之文儀按若易之爻象書之記言詩之詠歌禮之威春秋之述事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也戰國句出並作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君子蓋羞稱之秦漢句按若陸生賈傅董相劉向史遷班固之說雖微者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尤所謂傑然也列國句按自魏至隋文人秀士大抵辭多儻語數百年間愈下愈衰蓋其去道益遠矣唐興句按韓愈氏出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其徒和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云政厖厖雜也書周華山衡山恆德宗年號昭回詩大雅昭回於天謂水火木山嵩山也貞元昭回注云昭明回旋也五行土五星也謂日月唐隸江湖南寶慶縣也永州唐隸江南道今永州湖南零陵縣也詔書二句元和一憲宗年號王叔文之黨執政可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元得柳州也河東名

革弓夫子之病革矣中山郡卽古之中山也謫死十一月八日卒年僅四十通書首末全曰通韓退之司馬子長遷也崔世父業舉茂才胡廣以宿能薦之大儒蔡碑銘書記等作凡百四篇傳於世皇甫湜字持正唐淳安人之與韓愈

## 第三編 書牘之屬

與左逸民書

逸民文詞奇質，敢爲非常可喜之論。通甫以此規之。

魯一同

字通甫，一字蘭岑，清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有通甫類稿四卷續編二卷。

曰非所宜言  
曰益不然語  
極直截筆極曲折歐公尺牘乃有此境  
人生至狂惑六句辨好論時勢中賈生  
之毒漢興至斯以頗矣數行辨漢之不用賈生法  
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間一日踐毛土不可不求毫毛補益仁賢。  
蕩佚法制乖迕。賈生一痛哭而明主迴心。史冊所載文帝遇大臣有禮先仁義。  
後刑罪廣積聚興禮樂以化天下。開梁代以制七國。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  
強藩皆師其意。何謂不用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達  
孝矣乎。因時立政與世推移斯爲善守藉令漢文不用賈生之言。箕踞怒罵不  
好儒術豈非其家法哉。斯以頗矣。以上辨好論時勢及漢文不用賈生之說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  
周官及其所用又不盡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顏淵四代禮樂帝王御  
世如日御天歷年既久必有差忒動煩握筭足下乃謂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  
變一切不宜更變處從荆

公答司馬諫  
議書變來

壹不知云云  
辨難之中必  
須有此跌宕  
之筆

宣成四句論  
古有識

變者不變者  
二句故設詰  
問之辭妙  
全軀畏禍四  
字銛利刺骨

敢不盡言隨  
手作一收束  
由前半篇觀  
之逸民似是

改。則周公不當兼三王。孔子不當論四代矣。又謂人以才智加友。友必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彌甚。以明臣子不宜議法。壹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將以利國家安社稷耶。將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責其是。而曰故事。此漢唐中主。節非拒諫。之常談。足下又黜大義而伸小忠。益便於人臣。持兩端而保爵祿者也。一代之興。規模太體。萬世不易。其小小節目。日變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開元之禮。變於貞觀。推移漸差故也。且如本朝二百年來。列聖相繼。未嘗一議更革。然冗官漸多。歲出浸廣。文法浸繁。準之開國。已難悉合。而論者不以爲非。今汰冗官。省歲出。易文法。則以變易爲罪。不知變者爲變乎。不變者爲變乎。天下安常習。故庸人樂其無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軀。畏禍耳。至於草野。講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無畏。之世。爲重足之憂。非所望於士君子也。足下抱觀禮之識。究極物變。汪洋其文。僕每目駭心怖。常欲極論以拯足下之惑。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盡言。以報大德。以上辨守成。不夫足下推禪讓。薄世及。進退堯舜。抑揚禹文。降湯武於

後半篇之放言高論其相  
反若此橘叔夜非薄湯武自言顯  
為世教所不容直比之莽操又甚矣  
數十年來云云又得之歐公與尹師魯  
設書也驗妙

莽操進范蔡爲知機。謂泰伯伯夷有心爲善。此皆衰周大亂之世。莊惠驂愾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聖人御寓正教。昌明猶守此不變。以爲奇怪可喜。則談鬼說夢。頗足娛心。何必詖辭陳陳厭耳。若實見爲如此。則是衰周數子之學。待昌明於足下也。萬一遠近流傳。詫爲誕詭。採風之使密。以上聞事後之悔。殆不可諱。數十年來。人心漸肆。士大夫爲大言以毀前聖。小人鬪私智而抗國法。此宜深識。所用隱憂。足下又從而張之。殆加甚焉。凡人議論。貴平實文章務切事情。至於求高好險。譬猶舍菽米而吞馬肝。毀冠裳而衣木葉。甚非所以養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當世之故。粲然易明。猶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數千載。法度典籍。百無一存。璧書冢史。眞僞參半。上聖用心。凡近迥絕。今舍當時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斷爛之詞。參私臆之說。推常人之腹測。聖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詆毀首尾橫絕。黑白混淆。人稟天地之餘氣。百年如駛。精爽幾何。徒棄下之心。豈謂往聖可非。羣籍可燬。徒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論。震驚萬物。大

謂出高論以  
獲大名筆錄

勤快直窮到  
底連設二喻皆

妙雜取子史亦  
才人之通病

又設一喻妙

謂其必受盡  
言卽韓公規  
陽子之意

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穀。可以養身。其餘以養人。其餘以養天下後世。要其指歸。無足驚喜。若畫布爲龍。張革爲虎。以詫鄉里小兒。則譁然走矣。宇宙甚大。後來無窮。豈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驚之哉。聞足下爲詩。雜取子史。追琢爲詞。儲而待遺。大才氣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須從心出。夫假物於人。雖十年不還。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豈不搖搖如傳舍哉。足下疏達而和。深明退讓之理。必受盡言。吾輩議論。不厭十反。直諒之友。古人所貴。若鄙論可採。感動於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則足下之清空邁往。足以自雄於天下。僕將執鞭而從其後。若足已自是。聽言不答。則足下之業止矣。天下之人。必無能如僕之愛足下。進苦口於足下者。異才難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間。可爲浩歎。以上並規其詩文又曼衍假借之處前贈詩。誠欽淡泊之風。高素尙之志。不圖怪異。以爲見輕。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猶以貴賤爲羞耶。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根柢。誠不願崎人高德。效此俗懷也。以上又告之僕見足下文詞奇質。愛重不已。至於昕夕不能去懷。又感教戒之意。於鄙心私有未盡。故敢布其區區。狂言傷直。惟想而賜復。幸甚不

波以贈詩作餘

宣。以  
其賜復

此書神氣有餘驅遣如意筆力真如走蛇龍挾風雨也

明哲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注賈生謂賈誼也漢文帝時召爲博士

梁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出爲長沙王太傅又拜乖迕前漢書食貨志好惡開

梁代謂梁王代王皆七國謂吳王膠西王膠東王舊推恩分封武帝元朔

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實分其國不削而三年無改句論語學而篇

父之道可武王周公句中庸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注箕踞怒罵前

書陳餘傳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不好儒術按漢高不事詩書嫚罵溺

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腳其形如箕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

不相偏入也頗也周官見前王安石不合三句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施

繼日幸而得禮樂句論語衛靈公篇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宣成謂漢之

之坐以待旦乘殷之輶服周之冕樂則詔舞

帝文景謂漢之文開元年號貞觀唐太宗禪讓猶言傳與也如堯之世

及謂父子相繼也莽操謂王莽曹操也范蔡謂范睢蔡澤也秦昭王拜范睢爲相

勸以成功之下不可久處范睢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遂拜

蔡澤爲秦相人或惡之懼誅亦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泰伯周太王拜

出徐生空中  
立架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咏。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

同子名滿海

太王欲傳位季歷。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也。伯夷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其後武王伐紂。扣馬而諫。文王滅商。爲梁相。與莊子問答甚多。騶侯而受相印。其次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次騶謂慎到也。趙人學黃老。寓篋文。譏辭孟衷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也。慎道道德之術。著十二論。著魯共王壞公所蔽。注云。詖偏陂也。馬肝史記封禪書。文壁書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壞虞夏商周之書。冢史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追琢也。金曰。雕琢也。詩大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注云。曼衍無極也。畸人奇異之人也。不宣宋人書簡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然故習猶在。蓋守而未化云。遊悔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

李夢陽字獻吉。明慶陽人。從父寓大梁。弘治癸未進士。累官江西提學副使。才思雄鷺。卓然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自號空同子。名滿海。

與徐氏論文書。徐禎卿字昌穀。明吳縣人。弘治孝宗年號。進士。歷國子監博士。其爲詩喜白居易劉禹錫。後與何景明。李夢陽。盛唐。

出徐生空中  
立架上文侍字

休龜蒙輩一語以開通篇  
提出來書日議論至此纔出昌穀古時書牘往往有之獻吉以復古自命故開口便引古昔

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嚮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卽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知之上相始周易有言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於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則。感於人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卽其臣臯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卽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渢渢溶溶乎草木之風也。其故聲韞碧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於皮陸數子。又强其古法。獻吉之詩專意漢魏少陵。

故於皮陸數子薄不經目  
貴宛至不貴工巧四句說  
盡漢魏古詩之妙  
三故字連用  
自是不雕琢  
其有意擬古  
勁快可喜蓋  
處入市攬金登場角戲也  
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攬金登場角戲也  
彼覩冠冕佩玉有

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詖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鬪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攬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佩玉有不縮脫投竿而走者乎何也恥其非君子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孚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怪夫昌黎之從數子也以上連聯鬪押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爾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嫚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霆擊故尙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武與穰苴邪抑尙父邪設喻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爲高趨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

至願以上更期後會

以千仞之具來  
實從蘇氏得  
摹古細審之  
分寸設喻處極意  
論用筆極有別  
入市喻所以貶元  
昌黎故當別  
處入市喻所以貶元  
自是不雕琢  
其有意擬古  
勁快可喜蓋  
處入市攬金登場角戲也  
彼覩冠冕佩玉有

志意高邁才氣沈雄有籠罩羣俊之懷

賡歌下則漢武柏梁謂次韻也。古人酬唱不貴次韻，此風始盛於元。蓋卽聯句之所起云。鬪押白皮陸然元白作詩次韻之初，本自以爲戲。後人乃爲之而不厭，又元白之所謂之鄙，而不屑者矣。漢魏諸子如枚叔傅毅張衡曹植王粲輩之所鄙，而不屑者矣。徐幹應瑒劉楨之徒皆是。昌黎韓愈孫武周齊人吳王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魯，著兵法十三篇。司馬穰苴曰：司馬穰苴也，晏嬰薦其武能威敵景公以爲將軍，使扞燕晉之師，乃申明約束，監軍莊賈後期，斬以徇燕晉聞之皆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引兵歸。荀子卽荀卿也，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傳於世。變詐二句語本荀子，六韜隋書書經籍志太公六韜篇。六韜六韜五卷，按六韜文謂武韜龍韜虎豹韜犬韜也。漸失染也。斷鍛決也。尙父謂呂尙也。周武王十有三年誓師伐商，會戰於牧野。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兵皆崩畔。千仞八尺曰仞，賈誼弔屈原賦鳳翔於千仞之上兮。狂夫二句夫王生遺蓋寬饒書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見第一冊第一  
編三聖人論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績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

大潤澤句從  
得推揚之法  
只此一句餘  
皆虛寫蓋不  
敢鑿空以鄰  
於誣也

諸侯無史一  
難一難執筆非其人  
又一難陰挾輸墨云  
云文挾風霜之氣韓子之意  
不爲史官亦如是而有難顯言者故  
以鬼神禍福自說不盡傳二  
上文

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以上言其父嘗潤澤天下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憫。訛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輸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史官之不同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

篇一結叫醒全

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以上望世之能言君子論次其父

曾公寄歐陽舍人書紓迴而感慨荆公答韶州張殿丞書勁直而痛切由所養不同也。

先君荊公父名益。歷縣有聲。韶州宋屬廣南東國。今屬廣東。各有史劉知幾曰：史之建官，其數漸繁。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多世其家說者謂太史公自序謂司馬氏世典周史，云遠矣。其家亦以世其家。以身死職如齊之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假而死者二人是也。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貸也。司馬諫議書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經筵。安石不樂。答書當作於此時也。

王安石見第一冊第一編三聖人論

以不復自辨  
折到具道所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以文境不突  
而亦有情

對針來書而  
加以辨駁每  
下語如同  
鐵鑄人習於  
至澆然苟且  
旬切中宋時  
痼弊可謂言  
之沈痛是而  
悔句雖說盤  
庚正見荆公  
不自引答不  
到義圓足而  
非某之所知  
外得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以上言與諫議相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澆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以上逐條分辨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以上補出一層作收

文境之奇變文筆之勁悍惟韓公有之他人不逮也

強聒用多言自意鹵莽猶粗引答非獨詞發出大議論忽自代君實發出

圮於河水盤庚欲遷於殷（在河南偃師縣）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遂歸於亳。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韋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也。以書遺柳宗元欲師其作文之道因以此書答之。

柳宗元見第一編

見第一編

提出來書欲相師三字全篇以此發議

起首好言論爲文章便爲

後半篇伏脈

唐時如張文昌李習之皇甫持正韓子亦然諸人集中也

得意弟子況其他

師者況其尊者

乎師者況其尊者

邑犬羣吠二句引起下文

笑怒罵兼而有之

正喻夾說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尙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以上言己不足爲師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以上言世人不肯事師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

柳子平日橫遭齒舌。不有許  
多憤懣。不於平日橫此之氣。不  
禁一吐。不以冠禮之例。不以道  
句道行。不以師之例。不以道不  
合。命師不以例。師亦不以道不  
語重。

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以上言不敢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腳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沸吾耳。搔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以上申上文見病之意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慚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郤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以上申上文亦以病吾子意。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以上欲令取其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

材不足。嘵首  
段畏前所陳  
應前數段

文以明道作  
柳文宗旨誰謂  
章乎特工文

於道不遠以  
起下文爲文  
章之說心與氣並用  
於文以四個懼字爲戒以個欲字爲

五經乃取道  
之原故曰本  
穀梁以下乃  
暢道之支故  
曰參

何以師一語  
是綰合前半  
取實去名一  
篇

子誠非佞譽誣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琅琅務采色銜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以上言所陳明道之文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以上言用筆之致。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以上言根本於五經以探其精。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絜。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以上言旁通於諸家以備其美。

凡若此者果是邪。果非邪。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

語收足  
應前喻意

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以上欲以文相印證。聽其自擇。

前論師道作諧謔語與韓子師說相反後論爲文之法皆平生所經歷真嘗過甘苦語與韓子答李翊書可以參觀也

白述事人之患句孟子離妻。孟子曰人亦曰白。見第  
編篇以貽李長安縣名唐屬關內道。今屬陝西。屈原懷氏子蟠者。長安京兆府今屬陝西。屈子也。邑犬二句屈原懷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見第一編。韓愈原毀注。師說韓愈有

犬羣吠兮。唐在今江漢。今稱四川。

蜀

踰嶺漢書嚴助傳輿輜而踰嶺領領與

吠所怪也。庸之南也。蜀省曰蜀。嶺通自貴州廣西廣東福建浙

東皆共此嶺古時嶺內

爲中國嶺外爲百越也。南越南越今廣東爲古時

度鐸忖度也。衍音縣自謫過柳宗元文集序注呶呶之聲也。

劉禹錫

謫譁。謂冠禮義冠

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聖王重冠。冠去聲成人字之成人之道造朝

孟子公孫丑不能造朝

也。命師稱人爲師。而從之也。炳炳明玉。琅琅聲剽音瓢聲。惄惄疾也。偃蹇也。驕傲

也。搢搢而從之也。炳炳也。琅琅聲剽音瓢聲。惄惄也。斷鐵決也。穀梁

穀

梁傳周穀梁赤所述傳荀子周苟況撰亦

義之精者公羊或弗能及云。苟孔氏之支流也。莊子周荀況撰亦

孟子退而與萬章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唐莊即南華經周莊撰。老子周李耳撰分上

時蓋猶列於諸子也。莊餘萬言大抵寓言也。撰十老老子周李耳撰分上

下篇言道德之意五

也。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唐莊即南華經周莊撰。老子周李耳撰分上

千餘國語國語作自何人說者不一終以漢人所傳左邱明作爲有微也。

也。

也。

春秋穀梁傳周穀梁赤所述傳荀子周苟況撰亦

孟子退而與萬章

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唐莊即南華經周莊撰。老子周李耳撰分上

第三編 書牘之屬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離騷屈平楚之同姓也憂愁幽思太史謂史記也漢

答李翊書 貞元（德宗年號）十八年，陸參以書問作文之法，公就其問而進以古之立言並告以己之所，得因嘉其志。此書之所爲作也。

韓愈編原毀

見第一

文乃道發開口便提  
出於人之技而倆取  
再提筆以生下意  
就其所問翻原文  
出於人之來  
撇古開一邊  
上抑文字之主  
所學轉出自己  
其始者若迷至茫乎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以上言當答李生所問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曠。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以上言至於古之立言 其用功效當如此。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

陳言務去是第一層王荊公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謂此也

正而不至如荀揚馬班之類皆是汨汨然來是第二層至此前覺有來路比前務去稍易是第三層至此不待有所去落筆甚易

醇而後肆是第四層落筆太易故於易處求難也氣是第五層自學之二十餘年至終吾身應上文無望其速成四句

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眞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以上言學古立言之用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以上言學古立言之取效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其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於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

不志於利。聊相爲言之。以上言學古立言必不  
能斬勝於人而取於人。

一生之甘苦淺深層層敍出最見其好學深思讀書養氣妙處須看文之

### 抑揚轉換全學莊子也

**門牆**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幾近字解斬求也。竢待也。曠明也。戛戛音拮。謂汨汨音聿水流也。笑之二句以人之笑爲喜而譽爲憂者猶恐時調未盡生志益堅其終亦翕然而隨以定其此之謂歟。沛然貌有餘樂洛喜樂也。亟數也。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鄂州唐屬江南道今湖北江夏縣也。柳中丞名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元和六年公綽引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八年移爲鄂岳觀察使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詔發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

每戰輒勝江

**韓愈**見第一編原毀。

鍊淮右云云鎰西漢錯參摹擬無摹擬而又有絕迹以觀起閱反跌丞相五句

氣字根上來至源有養妙矣應上句者其文遂實一謙可捉摸屈曲不下再四句特見古文之不無限底到感概於今無限悲字

下句

西議較種之弊。兵有種種之弊。召募兵。有種種之弊。事詳見番公利。利。召募兵。有種種之弊。行事適意。在此衆中所言。二句意。在此衆中所言。答耳。二句意。在此衆中所言。答耳。重耳。召募兵。用相應一段。伏耳。孤軍二字。與甲兵足。爲總爲。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力古勁云云筆。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議握兵之將。熊羆驍虎之士。畏懦蹙踏。莫肯仗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

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寇。而。爲。國。家。大。害。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七。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以上言中丞有將略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遠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以上即以中丞復書之意。勉其成功。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

望其上聞使行召募之法是此番書中旨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上以又以所見機宜與中丞商酌。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以上尤望後

此書與前書不同。前書祇以書生知兵誇贊到底。此因得中丞復書更以己見商榷也。論賊勢之興衰。料軍情之勝負。英氣勃發。知公非徒文人學士矣。

三州彰義(一卽淮西)節度使管申蚊蚋說文秦晉謂之蠭楚謂之兜豎光蔡三州(一今均在河南境)蚊蚋卽蠭字之省文也。大軍王師連歲不洛十年春正月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汝九年九月吳元濟發兵四出焚燒。六旬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朝廷遣使弔祭拒而不納董重質爲其謀主領年拔皆重質之謀也。於東畿東畿卽河南洛陽縣也。江當指安徽及騷然擾動罿悍似熊而長頭高脚慙羆音踰大陽。虎如猩也。淮湖名屬山南道許九年九月吳元濟屠舞陽舞陽縣潁唐州名屬河南北卽江陵縣也。許名唐屬河南道許州今屬河南省。襄十年十一月盜焚襄州佛寺襄州荆五爪似蹙蹠發進也。孤軍公綽行時實祇六千而已服人心。前行猶言前列。孤軍選卒六千而已服人心。

三句公綽號令嚴肅區處軍士諸軍無不服故每戰皆捷故所失地如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情勢略同裴中丞即裴時憲宗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奏多合上旨

#### 第四編 贈序之屬

送劉椒雲南歸序劉傳瑩字椒雲清湖北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初考古反求諸身不以文人自處官國子監學正二十八年二月移疾罷官將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云○此贈序體也與序錄體不同唐初家贈人始以序名蓋取古人臨別贈言之義

曾國藩見第一編五冊第

起法與原才篇同推論一身之學孟子

口體心思用一省筆可悟轉到聖人融法文變化之會貫徹而出

以肅括之筆  
周公孔子點  
醒聖人

古之人云云  
亦學孟子

此時風會所  
趨將漸流爲  
龔魏一派所  
謂他說者殆  
指此也

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以上人之所以異於衆人。在乎一身皆得其職。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姦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彊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憔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以上學者不踐聖人之形。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而逐衆人之好。以上學孟子隨手應上文。踐形尤見章法。是云云亦是云云。以上學孟子隨手應上文。踐形尤見章法。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句大愚不靈三奔命毀譽至密。

又絕類莊子  
收處從歐公  
歸序得來  
送徐無黨南

起筆奇絕老  
絕實眼前之  
寫至理但他人  
水沸到耳人  
意遣詞絕命  
類

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以上期與劉積理富閱歷多故能精微洞透如此。

官官之爲言司也。卽去上文職字而言。稱聲不軌者。謂之不軌。不耳不聽。不度亦言其不目猶言殺相雜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中育焉。萬物盡心。惟以踐曹好。曹羣也。國語周形好語民所曹好。不相賓異。言不爲世考據。清自乾隆中葉以後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聖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敵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附和者不察。遂授人以詬病之柄矣。詞章如古文駢文以及詩詞之類。皆詞章也。爾時古文有鈞同。五官謂耳鼻口所謂桐城派者。學子承用其說。其漸染者頗多云。注荀子道遙遊百骸九竅六藏。而存焉。貞定也。砭以石刺。

送筠園之京師序 筠園名仕玠。頗富於詩。爲梅崖之兄。之適也。京師今北京。

朱仕琇 見第一冊第二編 音序

物本於近。而以相去爲大。水沸去山。其大爲瀆。入海而無涯。其去愈遠。木萌近地。漸去而喬。其實爲果。爲藥。以時去。故枝而之人。以齊百味。已病癘。用壽天下。故木之功成。百草蔬亦然。蟲之類。有鱗羽毛介。艱草栖木飲水。以爲生其族靈。

周秦諸子  
草蔬用一省  
筆文便活變

應起首大字  
草蔬諸喻木本  
應上文水木  
結更超曠一  
篇歸宿在此

異則愈去人感而來止史則瑞之居貨者去速而富富家之聚金去礦玉去璞。  
象犀齒角去體用賄天下人之生去體爲子漸遠數世而其生愈蕃物莫不以  
去爲功也以上推本物之家兄筠園入貢太學京師始去幽閒而就昭明案衍  
檀曼未知其卒則予始怖於其大也臨行出餞十里之郊親知交坐醉酒道上  
推本萬物之情以張其去不戀戀兒女子之感以爲昧於理也以上錢筠園之去  
不作戀戀之意

梅崖論文謂始當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屈揚馬諸子搏讀此知爲早年之

作也

瀆釋名瀆獨也各獨芽高齊此齊字音劑周禮天官萌也齊注食有和齊藥之類也蔬凡草菜可食  
靈異句之四靈是也礦器曰礦璞玉未成玉未即國子案衍檀曼寬廣之  
賦案衍檀曼卒終盡醉地也

送馬力畚序

畚音

胡天游一名睽字穉威號雲持榜姓方後始復姓清浙江山陰人少有異  
報罷於文工才於書無所不窺兩中副榜乾隆元年舉鴻博十六年舉經學皆  
文自言學韓愈自喜特甚士大夫皆重其才有石筍山房集

日辟壘而突三喻工怪奇氣最是敏磊落之麗云云探奇索隱百水篇得莊從腸入索怪來時字是一篇之骨聖人不能奪句引入正意正其一段牢騷處上文井與馬與麒麟又乃其學昌黎也以兩字句承上文解得來文海興

夜與日爭明。井與海爭水。駕馬與麒麟爭逐。必不勝之勢也。有一言勝不勝。雖然使昧其所常勝。不勝者固有時而勝。日之麗無不燭也。無能啟鵠鴟而使之視。然而彼獨以其夜明。井中之屬居終身焉。語以海則疑。然而獨以水富也。夫天下固有時焉。夜之闇。鳩鵠爲之時。井之塹。湫井中之屬爲之時。苟時所存聖人不能奪者。有時而勝。故凡士之魁特軼異。以懸諸夷垢凡鈍。道路遠近不可等計。然而常已不勝。此方其爲井與夜之時也。夫飾駕馬而馳之。而掎麒麟以爲麝。非不知麒麟也。知其麟而且以爲可怪。乃從而譽之。此亦麟之時也。以上者有時而不勝。故不知其時而爭惑也。知其時而若然適也。力畚於余言必有合者。夫將樂其時勝。抑願時不勝。而樂爲其海與日者耶。既不得志。將還江南序而送之。以志其別言之意。

勢之所至有險峻之觀。蓋導源子雲歸墟紹述。不屑屑蹈常襲故氣饑自非小才可及也。

駕馬頓劣之馬也。鵠鴟怪鳥也。亦名鵠鵠。晝無所見。夜卽飛噉蚊蟲。莊子井中

治安策。夷詬無節。掎牽。引磨鹿。音獨樂。洛喜樂也。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龍峯爲泉州儒學教授，其所掌之事，於郡博致仕與致事同。言致事，則其所掌之事，於君也。

**王慎中**字道思號遵巖居士明晉江人嘉靖進士累官河南參政壯年廢棄益肆力古文演迤詳贍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之曰

集王  
四唐  
十有  
一遵  
巖  
文

特下一名字，便見其失實。觀下文可見，程君在學之勤，從南豐學記得來。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之以上題緣起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笑所考而名其爲疾也以上程君之賢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當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

處隱有感觸  
出以含蓄之筆故佳

歷一種醇厚之氣引古誼有行乎其間

謂有疾亦不可使去是加倍寫法透至快君去地矣三字

寫波瀾純用虛題後之景以歸鄉之情

寫黎送楊少尹

筆收得來之真乃嬉笑出之情

筆怒罵神來之

筆以筆之

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而謂有疾益可見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裁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有疾亦不可使去以上程君之賢雖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饗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以上題後虛從

寫

遵嚴爲文初主秦漢後悟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此文之演迤詳瞻真得力於歐曾者不愧一代名家也

嘉靖明世宗黜陟考察之法二者相輔而行若干數未定之辭滿考滿若干猶言幾許也泉州明倒也

福建府隸福建省。今有疾二句。明制有疾則致事不憲。音備疲。復敍用此定例也。憲困也。殫音單凡盡。福建晉江縣也。

**枋**與柄同。周禮春官內史掌王八枋。憲老句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養之法謂爵祿予奪生殺廢置也。憲老句氣體而不乞言疏云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恐其勞動故不乞言也。以道得民。周禮天官四曰。周禮天官四曰。猥雜壹食不下也。裁音恣肉也。以老人好噎哽。故爲備祝以祝之。見前漢書賈山傳注。几杖二句。如漢明帝爲太子時。每進見賜以几杖。是也。猶祥徊也。放飯。飯上聲。謂食之放。鑠勇貌。後漢書馬援傳。鑠。鑠哉。是翁也。

送秦中諸人引

秦中謂陝西之長安也。○引與序同。宋蘇洵

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太原秀容人。登進士第。累官員外郎。其詩文其名益盛。有遺山集四十卷。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風聲習氣。歌謡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以上秦中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

面直入關中領起一篇精神領是題之前景追憶早歲情。前曰二十此長大是順。前曰二十此長大是順。敍之法周漢都邑

曰藍田鄂杜便覺遺蹟勝概如在目前試關照與上秋清題之正面情景逼真此關筆妙世俗云云就對面著筆忽解此便生發不窮接靈捷一氣閒居云云呵成搖曳從呂安揚三語是題之後面悠與嵇茂齊書來

邑及藍田鄂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以上思爲秦中之遊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賛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以上諸人歸秦而未克僧往預訂明年之約

### 志在脫屣世事自覺有瀟灑出羣之概

關中秦東有函谷關南有陝關西有散關秦漢長安爲秦漢建都之故地樂洛音先人山遺生父名德明所謂東巖君是也繼父名恪所謂隴城河洛陽縣名金隸南京省河南秋試八月故曰秋試在長安縣名金隸京兆府路都之故都邑班孟堅西都賦都藍田山名在陝西藍田縣東班孟堅西都賦藍田美玉班鄂杜兩鄂縣名

音戶卽鄂縣杜卽咸寧縣並屬陝  
西班牙孟堅西都賦鄂杜濱其足津津溢南山卽終南山也在陝西牛田  
之牛田者所以養公家見周禮載師注夏課庭英結夏課於由義西齋見蒙求序脫屣履也史記封禪書吾嵩山名在河南方之外莊子大宗師孔子曰輞川地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嵩登封縣北彼游方之外者也

王摩詰別墅也在藍田縣西卽唐

同學一首別子固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嘉祐（仁宗年號）二年進士歷官中書舍人爲文章上下馳騁一復於雅與歐陽修齊名一日  
攜王安石文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安石因之擢進士也

王安石見第一冊第一編三聖人論

相點學先翻豈盡同哉句次  
似學聖人句次  
相緊一層相似相合下相語  
相過相慰相扳擬之  
來後來張舉而起法破空而

以在淮南至亦  
成雋永映發自  
賢人云云進  
並以一層說  
到此微  
到主客  
從子  
人懷友  
敍固分  
一起仍帶正  
寫二人處  
一人筆  
底只用合  
予昔云云  
入自己  
二語文  
只收處

安驅徐行轎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以上學派同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留別本旨

此文直逼昌黎宋以後蓋無能辦此者

江南子固爲南豐人按南豐宋淮南抵灘換南濱大江北界清淮正之公荆

曾爲判官淮南識正之當扳音班

送徐無黨南歸序徐無黨宋東陽人歐公之弟子也皇祐仁宗

見第一冊第二編集古錄目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以上聖人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

起勢忽落  
落湘鄉詞高後來  
記意卽本此身事言三項先作平列之此筆見事重於

言歐公嘗謂文章止於潤滑。身政事可以相發明。此互蓋歐公識見。有過於韓公者。是也。引顏回爲修。身之證。側出言爲最。輕章三代秦漢云。云痛掃言之不足。恃爲文家下。一針。

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以上言事身獨重。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以上言尤輕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人云文情感喟。最足動歎。今之學者云。非學曾不自足。人以歐公之文。非聖賢心事。

何以有此

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亦以自警

自待甚重又身蹈此弊故立論皆高人一層而言之親切如此也

政事

謂冉有季路也。見論語先進篇。言語謂宰我子貢也。

首

祀

孔廟唐堦國公陋巷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肱而曲肱

論語述

而枕

終日如愚同言終日不違如愚班固及長博通載籍著有西漢書藝

文志

漢書有藝文志唐四庫搜訪圖書宋史藝文志

目

文志一卷四庫書目

宋史藝文志唐四庫搜訪圖書宋史藝文志

目

一卷四庫卽經史子集四類東陽兩浙路婺

州今隸

浙江

今隸

送小雞山樵人序

樵人卽顧及詳見本篇

陸龜蒙

字魯望唐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

卷四十

先生以高士召不至著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吳興實錄

出薪材以開  
一篇之議論

曰二百弓曰  
倍高加半用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櫟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爲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書畫疆界以相授自界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

筆入古

出顧及

召責樵人略

似王子淵手

寫顧及之言

造語形容絕

似韓柳集中

江南賦重甲

於天下或謂

始於南宋之

謂始於之

已知唐代初

欺甚乎句應

篇主意直注一

文方轉實忽

於此

又爲歌以宕

以上感

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以<sub>上山多薪材</sub>及置山之多少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蔽輩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sub>以上每歲</sub>用薪之數其掌而供事者顧及小雞之樵甿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艤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爲汝之利耶老而欺如名惡何。<sub>以上召</sub>責樵人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卽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買名爲偷乎今子一燭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sub>以上樵人對答</sub>余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以<sub>上感</sub>

李願歸盤谷  
序同一機軸  
歌亦老當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煙兮蓬縷縷。窗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借樵人之語以諷賦斂之重是文之絕有關係者

震澤亦曰具區卽太湖也在江蘇吳縣西南五里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胥門唐時吳郡凡十六也一名姑胥門以通作埠江之濤凡舟路出姑胥臺而名步可廢而上下者曰步櫟音歷似樗檄音直吳二句山而取給也櫟音竄竈也廣袤東西曰廣南北廣袤音茂麓山足弓量地之數二尺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三百弓爲一里此云二百弓尙未足一里也斛斛音解之總名束束縛束也羣羣音粟曰窖乾符唐僖宗年號輜船輜船也數廉自夏及秋僅置薪二百五十於門言其少也赭山無草木則元和唐憲宗年號帑帑音噓金幣所藏也窖窖音敷地藏米粟曰窖丈夫丈夫句弟子列傳當有五丈子指黃巢盜興指黃巢之亂也亡逃字解濡潤同船庚裕也言竊突編日對編同塙○或題見第一古人也時不用句之寒餒而無安撫之術也

韓愈編原毀

授弟子二句  
見得孔子之  
道經一再傳  
所以不得其傳  
宗

孔曾思孟一  
脈相承此昌黎  
眼光獨到處

推尊孟子是  
一篇主意

顧喻意章法  
一氣相生以  
再顧喻意以  
勉詞作收以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以上孔門傳授之序獨孟子爲得其宗。太原王墳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子特設喻以明之今王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以上獎勉

掃除枝葉體簡辭足。至其辨別醇疵。歷歷指出。孟子以後程朱以前無人。

有此識量也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字也。衛人。孔子弟子，居文學科退而老於西河，教授門人魏文侯師事之。田子方名無擇，魏文書中有田子方一篇。莊周戰國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於學無蓋以全德，君子推之。莊周所不窺著書十萬餘言，今所傳莊子是也。荀卿名況，周末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子弓。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卿著書數萬言，有荀子流傳於世。子弓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弟子昌黎指子弓爲孔門駢臂，雖據太史公書謂史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也。太子傳史記有仲尼駢臂子弓見仲尼弟子列傳。駢音寒，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史記作弘，蓋誤也。孟軻字子輿，鄒人，師子思遊齊，梁之間，道不行，與弟子思伋名父子，思其字也。孔子之孫受業於曾子，著中庸一書，述父師之意，以授孟子，蓋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曾子武城人，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樂樂音太原縣名，唐隸河東道。孟子之所道句字作學一篇，爲敎人之法。莊周謂莊周也。其學佛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外，自是欲之，此之字作潢池，幾此幾字作檮楫同。必慎其所道句，此道字作解字，由字解。楊謂楊朱也。其學以我爲宗旨，墨以兼愛爲宗旨，老子謂身爲宗旨，莊以齊物爲宗旨。佛而傳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佛法偏中夏焉，欲之往字解。潢也，幾此幾字作檮楫同。釋迦像自是，此之字作潢池，幾此幾字作檮楫同。孟郊字東野，唐武康人，登進士調溧陽尉。有不樂之意，昌黎爲送孟東野序，序以贈之。據本集貞元一德宗年號，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此。

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此序當卽於是年作也

韓愈編見原毀

大旨起句是一篇  
躍趨沸三句  
單承水來文  
法便有變化文  
人之於言也  
句說到人言也  
弗平句一鎗  
應起首筆宕  
突然說樂突  
然說天時不突  
可方物轉人首  
承收其人也句  
又應起人首也  
尤應入文言首  
字轉古文辭首  
歷尾關字轉人  
無以鳴字轉處  
盡人爲笛首也  
爲周波瀾俱首  
爲筭人俱首也  
爲正首也句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以上先說草木水金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以上又說樂與天時之善。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詞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詞

得來

清以浮至亂  
雜無章六句  
人數語斷盡  
六朝許多詞  
天醜其德云  
云將入題矣  
故作搖曳之  
筆自此方點出  
東野上文許一  
要顯出此一  
句耳多人物無非  
就贊東野暗  
收全篇又添二人  
從吾遊三字其連  
自己亦藏喜進以  
不加奚笑悲二  
此句進中矣其連  
不損之學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以上歷敍善鳴者皆  
天假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  
節數以急其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  
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以上不善鳴者非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  
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  
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  
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  
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  
在下也奚以悲以上轉落東野與李張之善鳴皆天假而人世得失可以勿恤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  
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以上作

序凡六百許字乃有三十八鳴字四十五其字讀者不覺其多由其句法

文章之歸宿

處單結東野一

定之法  
應上數天字  
作收

善於變換也尤難在惝恍離奇之中仍寓整飭謹嚴之法文之不可及在此

**撓**擾也。**梗**塞也。**金**鐘也。**鑄**石也。**磬**絲也。**瑟**竹也。**管**匏也。**笙**土也。**埙**革也。**鼓**匏也。**柷**柷敔也。**斂**古奪

**咎**咎咎音高。陶音遙卽臯陶也。禹禹之言辭均載於虞書夏書又作山海經十三篇大禹禹字三十篇見漢書藝文志。

**七篇**見漢書藝文志。後夔作韶樂以五子太康盤遊無度厥弟五人。禹禹之言辭均載於商書又作伊尹。

**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周公周公之言辭均載於周書又作周禮及易繫辭。

**鐸**句論語八佾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一本鳴字下無於楚二字。

**也憂愁幽思**臧孫辰卽魯大夫臧文仲其言而作離騷。

**荀卿**見前送王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其說在愛。

**夫**在孔子後著書七十一篇號曰墨子管夷吾卽管仲春秋時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著書八十六篇號曰管子。

**嬰景**平仲萊之夷維人相齊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以其耳漫無輪生也。故號之曰聃著書上下篇申不害鄭之京縣人也。昭侯著書六篇號曰申子之學。



求賢者以自重。乃具書幣邀辟。洪亦謂烏公知己。欣然戒行。昌黎既贈之。以詩復申之。以序蓋以洪職任參謀。望烏公盡力轉輸。使朝廷克成討王之功也。

承宗之

韓愈見第一編原毀

求士一句開

上半篇  
一裘一葛至  
左右圖書十  
句是述處士  
之材須玩其  
語至龜卜八  
士之行與之  
事錯落處

再作一問頓  
挫取勢

歸輸句伏下  
無飢其師是  
譏書詞四句  
寫得鄭重正句  
見其義請處  
不謀與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灤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以上直敍本事乃借從事

作之言起。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以上又借從事之言作接。於是譏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

上勸之仕不應相反見其仁勇處至二句開畢下半篇執爵而言以未酌且未祝也

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以上描寫烏公之義請及石生之仁勇禮祝詞極肖儀祝筆法第一舉是事第三祝將來不事再第三祝更不事其意匠經營爲之序云。以上都人士作詩而已更作序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詔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詞及答詞以上縷述祝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遺愈

左傳規

句法

極肖

禮

祝

詞

極

肖

儀

祝

筆

法

第

一

事

第

二

三

四

五

六

此篇鍊局之妙全用避實行虛之法比送李愿序更覺超脫愈轉愈佳暗寓無窮期望觀送石處士詩可見或謂昌黎不滿於處士者殆不然歟

河陽軍

建中（德宗年號）二年置河陽節度使割東畿河陽

河清濟源溫王屋五縣隸焉嗣後遂爲都城之巨防

烏公胤字

名重

河東將承玼

子也元和（憲宗年號）五年四月擢爲河陽軍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治孟州（今河南孟縣）頗得士心待官屬有禮時論賢

之

烏公以四月擢爲節度之

嵩山

名在河南登封縣北古稱

嵩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邙山名

邙即北

卽也。在河南洛陽縣北。綿互。瀍水名。源出河南穀城山東。穀水名。源出河南澗池縣。西入洛。澗南澗池縣。

四百餘里。古貴人家多在此。瀍水流至故洛城西。入洛。穀水南澗池縣。

合流。食音。孟。飯器。王良。春秋時人。卽鄭無恤也。善。

澗。食寺。孟也。王良。春秋時人。卽鄭無恤也。善。

趙城。由。此寇聚二句。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一領。恆冀趙深德棣六州。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月詔吐突承璀率。惟。

爲趙氏。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所以期望處士者切矣。

垣。一作恆。州名。成德軍所治也。歸輸句。謂糧運輜輶之譏。與撰。張設席祖。

此不指實地名。虛說亦通。區歸猶餽也。譏同。張道也。張祖。

下或有筵。上東門。洛陽亦有上東門。見前漢書賈誼傳。爵飲器。東都。卽河南洛陽縣。唐高宗。

都也。遺。一作。都也。遺。虞。

## 第五編 碑傳之屬

書左仲甫事

仲甫名輔。其後官至湖南巡撫。餘見本篇。

張憲言

字臯文。清江蘇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

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世。謂之陽湖派。有茗柯文如

編及周易虞氏義等書。

循問此處參以古雋不凡手拈出韻更答語信文可入在人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鷄。僵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

退之子厚之間耶字用當時家舊有此例

應上稱杭上豚蹄鴨

奉耶二語描寫父老口吻傳神之極

不可二字是斬絕語爲仲甫占地步毫民之訴於府者曰亳舊敲側擊而正旁見其立年月生總記點綴事之妙深而正且吳又點明湯吉士與上同法

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鷄鴨鵝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禍毫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以上吳生述仲甫事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窶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

治獄河南更確

語便卽收住

至此方明左  
君爲舊友而

局有法仲甫  
爲縣令時羣

文曾遺書告  
以任人之說

也。其才二句

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

仁如其仁智如其智

兩言落職以

見撫字心切

下  
意

漫言一來

君而何事  
可徵

卷一

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徒。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以上湯吉士說仲甫事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二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以上補敍名字及其歷仕之地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以上帶敍

下筆稱述適知其量空明澄澈大雅不羣文品更在子居之上

霍邱安徵省屬陽湖江蘇省屬有年爲五穀皆熟筐器盛物竹杭不黏者之豚蹄小豚

列傳也。史記滑稽。區區俯也。偃軒羽即爺字。俗稱官曰爺。前漢樂音。周易見卿。南漢書。各家音韻。

天官獸醫疏在嘉州屬安吉府清仁宗二和縣名屬浙江省按湯文端

仁和不<sub>一</sub>，字敦甫，一字勸茲，清浙江蕭山人。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

知訛否。清金鑑士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諱文端。文章奏政爲世所重。人謂鳳陽府地。直謂頴州府也。系谷前漢書李尋傳。人民蘇俗。師古曰。蘇。

鳳陽安徵省  
嘉慶安徵省  
詒作讀與謠同  
俗者謂若童謡及輿人

之如其才二句者。誰如其才，再言之。  
南陵縣名屬安徽省，合肥安徽省。

## 寧南侯傳本篇

詳見

侯方域見第一冊第三編  
與任王谷論文書。

以崑山字寧  
南出之司徒  
公故加曰字  
也坐法當斬  
字從史記淮  
陰侯列傳得  
來史筆錄豪傑  
往有此大蹟  
等大蹟往往有  
役使行酒寧南  
出身如此爲全  
傳之濫爲全傳  
也若卽汝也是  
左史法人尤世  
威成林人正文  
傳中正文非來  
轉饒也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以上敍姓氏名字邑。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及少時官階。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以上幸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謙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以上充候家役使。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則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

應丘磊章法  
絲毫不漏  
走匿至且跪  
寫生神手無句  
姿態一寫相似  
史記解怠神公  
司徒至捷而雄勢  
接似而雄勢捷

云自起誦校云  
方有架格

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偷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以上際遇之奇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頰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

爲陰縱二字不  
是史筆。寧南回護  
諸督師又即  
歷敍熊楊丁  
寧南見一時  
用人得失  
下文略及寧  
南之敗先將  
立功云云鋪  
張一番便有  
精采

陰縱之而寇患始大。以工互。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啟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用朝廷之人失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而忽有朱仙鎮之敗。初。良玉三過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遺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以上司徒公督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觀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以上諭止之。而非寧南遷延也。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懼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與左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懼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

云云全傳之  
主意在此

自豎以下寫

出寧南跋扈

點清寧南之  
受封不可少  
之筆

師尾其後句  
無限低徊  
又爲世威結

寫世威效死  
處以見寧南  
若得司徒公  
以御之晚  
當不至若此  
然以世威意  
血性抑豈寧  
南之所敢望  
又爲丘磊結

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警。計盡取諸艦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饑。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以上寧南死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而夢庚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以上結云世威。丘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

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上

磊丘

加一也字咀  
就記味無窮是史  
埠應之法  
春遙結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黥彭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黨應春者以軍校逃伍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拔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箭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將也然則將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哉

敍寧南瑕瑜不相掩蓋不僅爲寧南寫照須看筆端之所盤旋其意常在

司徒公也所謂傳外有傳筆舌之妙史記中亦不可多得者

遼東海明之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山海關限隔內外邊陲重鎮之一也錦州明錦州衛屬昌平明平州屬直隸順天府枕負居庸處喉吭之間司門戶之寄按崇禎一懷宗年號三年司徒公以右本兵視師昌平也司徒公官至戶部尚書朝金卮飲若汝宗之父也大凌河在錦州境崇禎四年築城大凌河以七守計乃發兵薄大凌城掘濠樹柵四面圍合死者無算祖大壽堅守不敢出云榆林亦重鎮之一橫漏刻漏古計

銅壺盛水使徐徐下滴水滿則有刻箭上浮以其分數多寡計時之早晚也。詰日朝也。卮酒前漢書樊噲傳賜卮酒自刎音吻到也以刀自刎者曰自刎。松山杏山境均在錦州。不虛豈開國時諱之耶。固秦寇忠李自成等也。豫及山東之曹州湖北之襄陽鄖陽皆其地故亦稱河南省曰豫省。賴音裡亦也本是河南之襄陽。謂陝西流賊張獻首名號先死於崇禎十三年之冬也。滿天星室衆遂呼爲滿天星云或曰張大受者非賴作賴亦作經。一斗穀土寇後歸李自成者。蝎子。懷慶明懷慶府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屬河南省。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萬曆三十五年進士。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萬曆四十二年進士。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壬午五年也。朱仙鎮縣在河南開封。丁啟睿永城人萬曆四十二年進士。王午崇禎十一年進士。朱仙鎮縣西南四十里。襄陽明襄陽府商邱河南歸德府。太常公名執蒲官至太常卿。朝宗之祖也。金聲桓字符陝西榆林人起羣盜號一斗粟。開封一名汴梁。故河北以北度支後降於寧南爲四十八營之長。汴稱河南曰汴省。周尺八寸謂之咫。左傳僖歲計所出而支。尺公九年天威不違顏咫尺媒孽。媒酒醉也。孽麴也。謂調之也。度音鐸。咫公九年天威不違顏咫尺媒孽。讓成其罪也。前漢書司馬遷傳隨得罪。司徒公解任中道逮下獄。寧南知而媒孽其短。得罪其爲已故心鞅鞅與大器齟齬云。呂大器字儀若。遂寧進士江楚謂湖北一帶惠登相。始終爲寧南部將。九江明九江府屬江西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燕京陷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明遇。帝自經於煤山也。弘光帝福王由崧

開首直書  
黎貞之卒用書  
墓誌銘曜例先昌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

京即帝位於南改元弘光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阮大鋮字圓海懷寧人清君側逐君側之惡人如馬晉籍口於趙鞅晉陽之甲楚世子謂楚藩世子也英王清英親王以其軍降左夢庚降於九江皆從之北去三十六營諸將薊遼督府明制總督薊遼都御史一駐薊州薊州亦與遼東應援誠藩屏重地也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黃花鎮北八十里祖脫衣見黥彭謂黥布彭越也荀官舊制官文書上行下者曰劄蓋軍官微末僅得劄官便可爲之不必奏聞也故曰劄官山海關也

徐昌國墓誌按此文正德（武宗年號）六年作時陽明在京師官吏部主事昌國即昌穀爲吳中詩人之冠年雖不永名滿士林云○柳河東集題目墓誌者最多如裴君墓誌柳君墓誌姜君墓誌趙君墓誌及崔氏墓誌皆是而各繫以銘姚惜抱曰誌者識也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

王守仁初名雲後改今名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明餘姚人弘治（孝宗年號）己未登進士天資絕倫過目成誦少喜任俠長好辭章仙釋既而以斯道爲己任專以良知之旨立言垂訓說者謂承千聖之傳闡諸儒之祕也累官兵部尙書封新建伯謚文成有全書三十卷

插入顏子從史記伯夷列傳得來爲下文究心。勞神氣五句耗連設敷喻明達深透卽孟子順受之邊之論顏淵但暢發胸中之旨非如史遷之虛作反射爲本題也。昌國砥礪辭章時陽亦以才名爭馳此但言何李而己不及者。正於聖賢之學故悔之而弗道也。可謂智乎可謂仁乎句法不應二三蓋此。

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旣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以上惜昌國之早卒而以顏子陪襯夫鼴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藁芝榮。不踰旬。蔓草蘿而益繁。鶗鴂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以上設喻始昌國

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旣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澠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守仁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

不應三蓋此時陽明已悟  
仙釋二氏之非矣  
賴以默然作一

去有超無至  
奚所趨舍十  
五句皆至精  
之語不泊於空  
俗亦不入於後  
空後之學者言  
心言性茫乎不  
得其解矣  
至此纔逼出  
盡人之性可  
以知化育最  
得行文蓄勢  
之法

曰。吾鹽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予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予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塈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祕。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亦從昌黎貞曜先生墓誌銘得來。金石通例名字邑里及家世或敍於前備書之此作到底未敍昌黎國家世略之也用漢人之例陽明之學亦變少之時三驅駢辭章一間冗句二氏二也繼乃有得於聖也。與昌國同銘詞不使一禮麗詞不著。

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袵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以上臨歿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以上補敍其名及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邱西麓。及墓地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以說理之文施之金石。所言懇篤若此。要非陽明不辦。

辛未德六年也。顏子見第四編送徐宗正。論語雜也有黨南歸序注。好學。顏回者好學。既竭吾才自此顏子盡。

心盡力不少休廢也。論語子罕既竭吾才終日如愚無黨論第四編送徐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回

洛逐逐之意黃馘也。莊子列禦寇槁項黃馘鼈鼈音生鼈音吾。

鷗巢不孝爾雅釋魚注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虺音卉蝮音覆李夢陽與徐氏論

文書何景明見第一編第二編荀悅漢紀序玄虛寂者謂之玄虛泊爲貌。

京師於大興隆寺時三十九歲也。增城縣名屬湛元明名若水號甘泉。

事增城人弘治中進士授編修陽明爲吏部驗封主

金并事與之卜鄰相歡語合意官至兵部尙書謚文簡

八石沖舉飛升覽黜支體黜聰明高玄妙者謂之高玄塞兌口也參同契築

見老子淮南子斂華言收斂見老子淮南子道應訓

埃塈塈也班固西都賦軼埃塈之混首肯之狀薦下無力及至乎上簪身

直翅而已游喜躍之貌禮孔子閒居草木初生

鷺音緣流澌澌煦然溫暖也予何憂於龍焉按係庚辰五歲巡狩時之事

句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生寄也死津津之意伯虬舉亦能

詩徐子容曾官侍讀見第一編荀悅漢紀序姑蘇謂江蘇吳縣也虎邱王闔閭葬山下葬三

日白虎蹲踞麓山足。論語子罕子謂顏淵曰惜乎。其上因名麓。吾見二句。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淖泥也。朝聞日此常例也。

二句

論語里仁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遐何字通與。璞玉未治者方比字解。頑礪粗厲。

灌岡阡表

灌音雙。灌岡在江西永豐縣鳳凰山。○阡表即墓表也。表其人之大

也。

歐陽修見第一冊第二編集古錄目序。

哀表用於葬。日此常例也。既葬六十年後前所未有所待二字。一篇之眼目。太夫人告修曰。六字領起全局。全局何恃句是反跌之筆。應上有待。吾始至適然。之筆。是顧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灌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以上聲明緩表之故。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問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

求其生至常

求其死八句

屈折清峭非

歐公本色文

字回顧云云接

法神來字字

悲愴告之句爲下

外事不能知

補得有體

勉之云云總

收數語爲下

文所以教三

字作案不辱其

先作文案不

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

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以上太夫人述崇公之盛德遺訓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龍岡。第官陪奉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

吾兒不能借太夫人人口句中說出爲下句  
幸全大節

點太夫人壽據此則崇年  
公之年長於崇年  
太夫人二十  
有九也  
十二年曰十  
曰二十年  
七年詳紀  
六十一年句  
考不書填名  
祖妣不書碑  
以全用古  
刻既列世法  
故譜且氏名  
也

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以上太夫人之盛德遺訓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以上封贈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襄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

總收父母教  
訓言約而盡  
明繳有待  
結出己之立  
體最身本得立  
於先澤立言之

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  
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立表之意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  
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子爲文栞石以述其父漢碑中創例如司隸校尉魯峻碑是也此瀧岡阡  
表之所放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崇公之爲仁孝千載如生文章  
能事至於如此可謂喜往復善自道者也

皇考名觀禮曲禮父曰阡墓道長聲告修曰一作好聲去  
聲咸平真宗年號道州宋屬荆湖南路泗州宋屬淮南東路  
壠句謂無田園壠音阤之本字也庇指屋爲生指田間去  
省泰州宋屬淮南東路沙溪在永豐縣南百六十里近鳳凰山縣太君宋史職官志  
等母封郡太君宋史職官志侍郎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大夫等母封郡太君夷陵縣名宋屬荆  
太君太君學士給事中諫議大夫等母封郡太君夷陵湖北路峽州

今屬湖北省。按景祐仁宗年號三年，貶范仲淹於外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我一作「吾」，南京大中祥符亦真宗年號七年，建應天府爲南京。卽太祖舊藩歸德軍，在二府謂東西嘉祐亦仁宗皇曾祖如皇考之例累宋州今河南商邱縣也。二府也。嘉祐年號皇曾祖如皇考之例累並讀金紫光祿大夫宋制文散官二十九金紫光祿大夫其正三國太夫上聲。金紫光祿大夫階也。贈官之例贈至三世者卽除金紫階。國太夫人宋史職官志同知樞密院以上至樞密使參知政事如皇考之例。再經恩及再除者曾祖母母加國太夫人皇祖如皇考之例。皇妣禮曲禮母曰皇。上謂神郊祭名。冬至祀天於南郊夏國公宋制爵位。皇妣亦尊稱之也。今上宗也。郊至祀地於北郊亦古禮也。國公宋制爵位一十四位也。鮮上熙寧神宗功臣唐玄宗時有開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宗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寢增其制宋初因之宰相初加六字餘並四字其累加則二字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按推誠保德已非賜中書樞密者至崇仁翊戴餘官亦可得之。蓋是時歐公已出鎮青州也。特進宋制文散官二十九青州宋京東東路濟南州七青密沂登萊濰淄軍一上柱國宋勳一二上柱國。開國公宋制爵位其第六位也。食邑宋郡公食邑有累加至萬千戶者實亦空名而已。抑非若唐制有繅帛之給也。

石守道墓誌銘。徂徠與歐公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

歐陽修見第一冊第二編集古錄目序

開首特書祖  
德先生是史  
筆略位稱德正  
是重徂徠處

言之用不用  
兩層徂徠大  
節已盡於此  
發憤作文章  
先爲聖德詩  
作引

謂天子仁聖  
回護之筆必  
不可少  
書父不書祖  
父略之也亦  
如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以上名字邑里及所字以稱徂徠之故。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

郎中鄭固碑  
孝廉柳敏碑

皆是代父官蜀以蜀之遠也此亦惟宋代行之後世則不能矣

徳剛勁之想見然含蘊慨至今可以

躬耕句應徂徠祖德

猶騰謗讟身後見言故有泰

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而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上敍科第至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以上慶曆聖德詩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

德士云云惟祖愧當天下之士能道歐之而無徂  
其察其行出公不作哀

到底不抛荒  
徂徠二字

謗餒之媿待  
二十一年後蓋此時  
仁宗晏駕韓以之  
富及歐公秉政富  
歸魯人語自或章法  
仍引詩故也直逼  
直有聲逼退之

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達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以上著述及教人風旨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盧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以上直講後歷官及卒葬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以上魯人之請銘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目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昔人謂歐詞之  
遜韓以銘殆不然矣

韓退之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此篇筆陣酣恣極有氣勢非歐公本色文字殆似徂徠博辯雄偉一派亦猶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公自謂似師魯文也

**徂徠山**名在山東泰安縣東南四十里詩云徂徠之松謂兗州亦曰襲慶此也一名尤來山亦曰尤嶽山唐李白嘗隱於此兗州府今山東滋陽奉符縣名宋屬京東西路豐魯今稱山東惡善惡之惡入聲中呻吟縣慶府今山東泰安縣也魯省曰魯人謂夏大臣謂韓琦范仲淹富人竦也大臣弼杜衍諸公也奇禍四句先是石介奏記於富弼責以行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廢立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遂皆出爲宣撫使介亦請外得濮州通判此仁宗慶曆四年事也顧心猶未快及至五年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夏竦言介詐死乃富弼狂遺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閩族保介必死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請外得濮州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表子孫羈管他州契丹國號後改號鄆州宋屬京東西路南京見前吳趙元昊於仁宗寶元元年稱帝於夏州頻年入寇大患雖以韓琦范仲淹之威名迄未足以制之也進退大臣句謂進退富杜諸公而增置諫官句仁宗慶曆三年增置諫官以歐陽修慶曆聖德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

臨川王君墓誌銘

臨川縣名宋屬江南西

王安石

見第一冊第一

又曰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鑄河陽縣名宋屬京西北路

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知陳留縣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徐遁亦數月移疾去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

徠之弟巖巖高貌詩魯頌汶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之陽西南流

湯湯音商流貌一曰波動之屯難也物始生

子孔子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

其如予何見論語述而篇臧倉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

焉能使予不遇哉

見孟子梁惠王篇

詩斯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年徵爲國子監直講學者稱爲泰山先生時文詩賦之類以之取士揚雄見第二編韓愈見第二編韓愈文集序注韓愈文集序杜祁公衍也慶曆年號韓琦也漢州宋屬京東西路哭之以詩有曰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讀

今屬山東省富公謂富公弼也姜潛字至之兗州人

亦從徂徠累薦爲國子直講知陳留縣杜默字師雄徂徠稱其詩徐遁亦數月移疾去宋史傳列之隱逸非也

徂徠之弟巖巖高貌詩魯頌汶水源出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之陽西南流

湯湯音商流貌一曰波動之屯難也物始生

子孔子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

其如予何見論語述而篇臧倉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

焉能使予不遇哉

見孟子梁惠王篇

骨

帶寫外行亦  
應有之筆

應上無憾

養字仍跟孝  
字說  
蓋以至悲夫  
七句立論曲而最達長是荆勢事屈觀

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以上事親之孝

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詛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以上妻子及爲銘。銘曰。  
音之少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

銘詞著墨不  
多而感慨深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序事之中伏以議論筆筆騰躋峭勁可喜須看其斂散曲折處皆有法度

也

孔子論孝二句

孝經者孔子爲曾參陳孝道也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先陳天子次諸侯次卿大夫次士

以至於庶人凡有五章謂之五孝事親句

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始於愬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音篋音歎

通矣序殷曰序周曰庠皆以明人聘舉如漢令郡國聘快也愬足也蚤通

庠序倫爲要蓋古之鄉學云

聘舉孝廉皆先孝行是中制唐書王元成傳至和仁宗附

王立其中制年號祔葬曰祔真州江蘇儀徵縣也

山在儀徵縣西北二十五里寰宇記謂之大銅

山又有小銅山在其東麓以其產銅故名

皇考禮曲禮父兆塋墓界

王深父墓誌銘

父同甫男子之美稱也深父宋史入儒林傳餘見本篇

王安石

見第一冊第一編三聖人論

一起潭舉生  
平如春水之  
驛至無以  
嗟乎此四句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  
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  
乎此四句

一頓一折一  
折一意

甚哉至然尙  
如此數行空  
中發論荆公法  
往往用此法

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以上總嘗  
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  
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  
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  
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  
爲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尙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  
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  
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尙如此。嗟乎。深  
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  
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  
知也。以上慮深。父無傳。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  
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某官。祖諱某某。某官。考諱某。尙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  
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  
仍生應極。鎮則能於雲近雲。少用退知者甚過千歲。謂軻雄沒過孟子之意。揚子載子則曰  
極夫上有上曰知於揚子則曰。圓機天局之。渾人文斟酌下筆愧雙雄。

養母一層隨  
筆補出書下而深父  
已死深致痛惜之意

銘詞響

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于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以上補敍其名及邑里世科第官階卒葬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誌銘宜徵事實。或事實無徵。乃敍述故交如退之馬少監誌是也。或別出議論如退之柳柳州誌是也。此篇蓋用柳誌之例。峭勁有力。折旋有氣。自然是荆公本色。

至命易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注命者生之極也。按深父嘗與荊公說天民之旨。謂非大人不能知命云。通者趣時者也。夫人猶言此人也。卽指深父。夫讀曰扶。弟子二句功以期孟子。子弟子公孫丑。嘗慕管晏之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揚雄見第二編韓漢。鉅鹿人。少肆力於學。太玄法言。不爲知雄。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悉得其旨。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光州宋

淮南西路今固始縣名宋屬淮南西路  
屬河南省今光州今屬河南省福州宋屬福建路  
漢碑之例聞見前錄云李夫人生康節公此不書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亦追敍遠祖亦

州今屬福建省順昌府亦曰順汝陰縣名宋屬京西北路  
福建省潁州昌府今屬安徽省亳州宋屬淮南東路  
縣名宋屬淮南東路亳州今屬河南省治平英宗年號陳州寧府亦曰淮南頓縣名宋屬京西北路  
毫州今屬河南省順昌府今屬安徽省衛真

武此武字作迹字解用

武詩大雅繩其祖武庸也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詳見本篇○唐韓退之銘孟郊書貞曜先生

柳子厚表陸質書文通先生此蓋用其例也

程顥

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宋河南洛陽人舉進士辯異端闢邪說使

謚純公封河南

伯有全書行世

起鄭重重其人也

漢碑之例聞見前錄云李夫人生康節公此不書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亦追敍遠祖亦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之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以上康節遺言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

有弟名睦此  
亦不書均合  
古法

龍門善遊之路亦然所經康節學此則存行相見不求文同但彼供略經此深程表襍云非事往極間透令人王本領聖浩遠繼則學此則存行相見不求文同道之料此心同也康節始之變其頽高才自然然終則自雄其三變康節之變

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以上家事邑里名字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以上求辭道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之變化以上性質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尋之士人道之來之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以上居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襍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於人顧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懼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

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足以使人悅服。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慨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以上學之源流。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以上著述

及其行事。慨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以上學之源流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以上著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

同尊聖人至  
句蓋猶未以  
聖學正門庭  
許之須得其  
言外之意而  
應上所因  
入二語  
括盡康節生  
安且成三字  
平蓋謂其自  
括盡康節生  
安且成三字  
平蓋謂其自  
心術之精微  
在皇極經世  
其宣寄情意  
在擊壤集故  
結鄭重書其  
詳其卷數於  
贊康節曰天  
謝上蔡之論  
豪才朱子之  
贊康節曰天

挺人豪以朱子說曲暢八達旁則曰歸此亦之又四

史言康節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誌中一字未及是其謹嚴也文之質厚亦逼西京有條理有次第且深達金石之例

熙寧神宗丁巳神宗熙寧十年也洛謂洛陽縣也宋屬京西北路河南府今屬河南省謂司馬光張載程顥頤諸賢也以屬音燭託伯淳程子之召公名夷周之支族食邑於邑爲邵燕周武王封召公於北燕燕在今順天府也大王父謂曾祖也藝祖始祖也謂太祖衡屬荊湖南西路謂漳州也宋屬福建省祖新一作祖共城縣名宋屬河北西路衛伊川即伊水之地在洛祥符真宗祥符四年也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也使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官至轉運副使追贈修撰所著有聞見錄皇極諸解仲良伯溫之弟穎州見前王深父百原一作百源又有作百泉者康節居蘇門山百源之上衛風衛州名宋屬河所詠泉源在左者也在今河南省輝縣即宋之共城是西北西路今屬河南省吳今稱江蘇楚今統稱湖南齊魯今稱山東省曰梁今河南開封等處自雄省吳省曰吳楚湖北曰楚

其才二句謝上蔡(良佐)曰堯夫真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之說同觀其疾革之時猶盼劭美長此長字頽然不逆蓬葦編蓬爲戶以收復幽州平生之志可知矣劭也長音掌頽然之意蓬葦荆竹織門謂之蓬葦葦環堵環周迴也方丈爲堵爨竈也所之洛此之字作至字解下亦作筭東西南北各一堵爨以煮炊之洛不之必之二字亦

同表穠唐書李晟傳將務持重防畛謂封域不諒句論語衛靈公君子貞而不諒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樂此樂字音洛康節名其居曰倒屣魏志王粲傳蔡邕聞非而必於信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也此王公孫也有道此道字作七十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贊曾子見第四異才吾不如也道言字解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曾子編送王第四墳序子思王墳序注孟子見第四編送得之於李四句圖數之學由陳注王墳序注之學由陳源人種明逸名放洛陽人穆伯長一名修鄆州人李挺之一名之才青社人遞傳於康節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康節居百源挺之知康節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扣門勞苦之謂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禦地當從先塋爾近城從容中庸從七容中憤遺句左傳哀十六年吳天不弔鳴皇君欲葬我

河伊流見伊

注

李賀小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也餘見本篇○以事蹟無多故曰小傳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爲五也傳李商隱字義山唐河內人舉進士又試拔萃中選累遷檢校工部員外郎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二卷十卷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

畫見緋衣  
事若出退一  
極虛荒誕紀如幻載此之  
手必不如退一  
致蓋別有幻載此之  
親也慰其老吉

云史記天官書  
頃熟五斗米  
時之所

便有根據  
寫去數行唐  
細瘦至探取  
書李賀傳多  
長吉與太白謂  
朱子論詩謂  
相去不負作些  
者之間心嘔

之事尤備。以上言長吉之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遊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日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授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以上言長吉苦吟

召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絕嘗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疋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以上言長吉竟死嗚呼。

本應王氏  
苟信然三字  
筆故佳出以空活之  
人反不重是意前之幻爲此亦  
假以勢耳蓋亦自歎歟

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卽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擠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惜之意以上痛

### 情文交摯設色處彌覺妍古愛其猶有漢晉人風味也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第進士官中書舍人有樊川集二十卷死以授沈公子明者後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爲其序應沈公之請也。**李長吉**集序長吉之集離爲四編凡書舍人有樊川集二十卷春之益益曰秋之明潔曰風曰雲煙絲聯曰水之迢迢曰長吉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之賦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韓愈所知句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王參元**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蓋茂元之季弟也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卽參元所娶或作恭元誤也楊敬之後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權璩中書舍人崔植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奚奴也距驢似驃而小受探率類也京雒卽洛陽唐之東去洛水而加隹光武沈子明官集賢學士餘見四卷今本昌谷集亦得離四

爲四編之本也。皆手自詮擇故精善若此。餘蓋長吉歟。忽也。**阿彌**。原注長吉學語。長時呼太夫人云彌音。差初賣反。  
其才名投之溷中不亦多事乎。

所不欲存者彼妬其才名。投之溷中不亦多事乎。  
**阿彌**。原注長吉學語。長時呼太夫人云彌音。差初賣反。  
人呼母之稱。樂洛邊人之人謂旁近。  
鼙管聲傳。鼙管頌商。  
鼙然和也。鼙管頌商。  
**炊五斗句**。計其時可炊。邈遠也。番番音波書秦誓。番番良士或作眷眷。二十  
四年。或作二十七年。奉禮太常。長吉補太常寺協律郎。按唐書百官志。太常寺屬吉當以奉禮。中中字。  
升協律也。中中字。  
**書齊魯二生**。今稱山東省曰齊。亦稱曰魯。二生者一程驥。劉又也。○或題曰紀齊魯二生。  
**李商隱**。見前李商隱。賀小傳。  
**程驥**。詳見本篇。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艸羸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鈔道。常就回遠阬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早夜偵候作奸。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月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

特以危言悚之耳

前規其夫此訓其子非獨  
驤賢也乃其母亦賢母也爲一篇之線

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尙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艸閒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貿轉與鄰伍重信義卽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以上先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以上散財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餧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楗爲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以上讀書其里閭故復致萬金與之用意處上文散財對東烏公賢者其錢可受皆文煩里人供養行文乃有結

不不受彭城公照上文散財對復致萬金與之用意處上文散財對東烏公賢者其錢可受皆文煩里人供養行文乃有結

谷聘之驤不起却聘意在此截然一篇主之聘

而止妙不說

曲折變化文氣疏古視前篇又進一格

鄭州名唐屬河南牧馬草羸羸當作羸俗作驃古今注驃爲牡馬爲牝生  
道今屬山東省。牝馬草羸驃又玉篇草爲牝畜之通稱今俗語猶然。  
生  
鈔遮取謂之鈔鈔盜所以陳衛備盜賊也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  
鈔略屢見史書。盧徵三老嗇夫游徵秦制已然不僅京都之周盧徵  
道淮海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勞慰也。大劙儀禮有司徹注剗魚時  
也。淮海去聲勞大劙割其腹以爲大劙也。椎埋謂發冢史  
間巷少年剽奪謂鈔行胡浪狙伏伺。老嫗晉書王衍傳發舉貿轉廢史記  
攻剽椎埋道反狙也。老嫗何物老嫗傳發舉貿轉廢史記  
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貴則買而  
停貯值貴卽逐時轉易貨賣取貨利也。索隱曰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  
舉謂物賤而買之又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按漢書作發貯  
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而事文類聚引史記貨殖傳注有  
停貯者。本史記索隱有脫文耳舉貿也。說文債者負餧餧音旣  
漢書作發非五字疑今舉貿也。今俗負財曰債債音旣飯屑也。餧烏  
本史記索隱有脫文耳舉貿也。今俗負財曰債債音旣飯屑也。餧烏  
重胤烏重胤穆宗時爲天平軍繩契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管楗關鑰比  
重胤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繩契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管楗也。比  
此鄰之稱也。開成文宗相國彭城公劉從諫也。從諫爲使相  
皆有文時言古今成敗從諫善遇之從諫爲使相。張谷與張沿  
軍事不奉詔諸軍進討郭誼始議圖稹斬之並誅張谷等主

劉叉本篇

詳見

出入市井云  
云借著其以

第五編 碑傳之屬 書齊魯二生

二三五

武犯禁之狀  
愈見其後之狀  
讀書爲奇從  
史記游俠傳  
敍郭解得來  
以韓愈作一  
襯託倍見故  
價劉君亦韓聲  
持金而失去  
門弟子也  
極復作筆故  
應跳脫上齊  
態復作筆故  
健絕似史家論  
收極其精確  
不虛字收贊互  
用

出入市井殺牛擊犬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上以  
俠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履破  
衣從尋常人乞匱酒食爲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  
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  
齊魯。以上折節讀書 叉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  
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以上評論

### 史才不第詞章之卓絕也

唐書韓愈傳附劉叉全據此文然刪節處有未明豁者以是知義山實擅

**魏**今河南北部山焦濛閭冰田滂三子者蓋皆魏人  
**西**西南部之地亦任氣重義者也 韓愈見第二編韓盧  
**全**唐濟源人居東都韓愈爲河南人登進士韓愈一  
所稱官終參謀張樊宗師字紹述澤之子也力學博覽著春秋集傳魁紀  
籍謚曰貞曜先生樊宗師公樊子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議有經據嘗  
薦其材官終諱墓句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隨表一壽以金帛  
諫議大夫終諱墓字之價輦金如山諱墓所得亦云多矣

健絕

曰壽道此道字解

馮燕傳本篇詳見

沈亞之字下賢。唐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以文辭得名。嘗遊韓愈門。亦當

時名輩所稱許。歷官至殿中侍御史。後謫南康尉。有沈下賢集十

卷二

豪人二字括盡一篇大意。即史公所謂豪士也。殺人一

伏下妻黨皆

殺人二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嬰會從其類飲。燕伺得閒。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殺人以上明日。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趣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

先聞其聲。見其人。蓬勃慷慨。生氣懷之。筆俱見賈公。請歸其印。以燕爲賈公。所留故也。賈公。前後章法一也。劉君以見豪字有本相應。起首相結。

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者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以上白亞之曰。予鼎語。予貞元中有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評論。

### 予奪在手瑕瑜並呈是龍門傳游俠之例

**魏**見前書齊亡此亡字作滑州名。唐屬河南。**魯**二字生注逃字解。滑道今屬河南省。**賈耽**字敦詩。唐南皮人。舉明經及第。貞元二年累遷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翳袖掩也。猶偃臥驚遽也。諱靖云掩袖也。愕然貌。遽趣疾。

**度**使後居相位。凡十三年卒。謚元靖。高愍女碑謚法在國。逢轄曰愍。使民悲傷。曰愍。餘見本篇。○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

**也**諱按史記仁義字作諱。唐明玉篇書作諱。元和憲宗德宗

**高愍女碑**謚法在國。逢轄曰愍。使民悲傷。曰愍。餘見本篇。○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今當如

班蔡之作存序與  
銘通謂之文可也。

李翹字習之。唐趙郡人。中進士第。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詩致渾厚。  
見推當時後拜諫議大夫知制誥卒謚曰文有李習之集。

曰天子曰逆賊書法之嚴如此兩記妹妹之言有烈士之風寫出慷慨之狀

問其父云云又寫出從容之狀爲父母者云孟文云對面著想欲立於仕者皆從朝一段變來首

云推而布之云意氣尤厚

愍女性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以上敍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從容慷慨之狀。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以上言愍女之行使人敬慕。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嘆曰。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以上屬陪襯。章女之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

其聞之者敬慕已如上者之所流矣。此又惜其不家聞。戶知即上意而推論之也。昌黎所言足爲感。女色文亦得昌黎之髓。

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以風化天下。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以上揭出作碑之來歷

前路敍次入後議論各擅勝場。習之自稱不在班。固蔡邕下此等文最有關於風教也。

建中德宗號濮陽縣名唐屬河南道濮州今屬直隸省。按濮陽本爲平盧軍所領。建中二年彥昭乃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也。逆賊謂李納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質音納秘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遂拒命也。質致以物相贊也。曹娥。邯鄲淳。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爲水神。淹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噓或作章女。漢書王章傳。章爲王鳳所陷。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唁曰。唁。弔失國載。馳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思唁其兄。又義不得歸。緹縗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漢文帝悲其意。爲除肉刑。故賦是詩也。緹縗史記倉公傳。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縗上書願入身貞。兄又死。必君明。是詩也。緹縗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漢文帝悲其意。爲除肉刑。元德宗號汴州。唐屬河南道。潁州。唐屬河南道。今屬安徽。潁州。唐屬河南。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年。韓愈見第二編。韓愈文集序。十年不徙也。

書何易于

何易于 唐書

孫樵字可之。又字隱之。唐關東人大中（宣宗年號）九年進士。或曰韓昌黎之門人也。累遷職方郎中。有孫可之集。

腰笏句寫得  
有神  
方春至充役  
五句詞極嚴婉而意極嚴

吾寧至  
二句跟前  
民說語  
藺然可感  
氣更毒曹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卽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史引舟。益昌民多卽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權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尙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卽自縱火焚之。觀察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以上不肯加賦。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

其更才  
不以付吏寫

治益昌至不  
前治益昌是  
史公妙境提  
清一筆最是  
知役三句提  
前江虛敍此便  
變解此便有簡  
以道出益昌實  
開出後半首昌  
局陣舒展波可  
信也至公也  
與邑民設爲  
問答語以見  
瀾空闊以一  
之若再道破  
便無餘味  
知者何人句  
無限感慨

民不知役。以上雜治狀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故相國裴公刺史縣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道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如是知羅江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由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反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爲問答樵以爲當世上位者皆知求才爲切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易于不遇於今必

唐書易于傳全據此文以其謹嚴得史法有裨治道也

利字上特加  
一己字所以  
深貶漢官也  
是史筆  
點明十一歲  
去字以二歲

益昌縣名唐屬山南道。利州嘉陵江名在保寧城南自陝西流入逕。河南省洛陽縣也。今還作卽字解。權筦是征稅之法。權削音覺筦與管同。剗也。効覈也。懷太和(文宗年號)中拜相。會昌武宗上下考得。宣宗嘗稱曰裴休真儒者。謂裴休也。字公美。唐濟羅江縣名唐屬劍南道。裴公源人。舉賢良方正異等第。支謂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也。度支平反字音幡錄。省反此因平反之也。

童區寄傳。區讀歐姓也。餘見本篇。

柳宗元見第一編。駁復讐議。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鬚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余言之。以上先從越人貨視男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女說起再落到童寄。男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

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以上連殺二豪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以上聞於官府鄉之行刦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以上行刦者

此卽事傳事與郭橐駝傳之別有寄託者異簡老明快字字飛鳴論者謂絕似後漢書信然

伏下文取刀以縛背刃二使出後人手句語簡而明辨非十數言不逃字亦以一字爲一句皆其學史漢處遽曰云云口齒伶俐之極前之縛以刃絕之此之縛以火絕之寫來同一簡明之在不可及在足年齡仍暗點其收處筆亦通篇作反射其童字

柳先生子厚自謂也如皇甫謐越人卽古時之越族也在今毀齒男八歲

文爲寓言此  
莊子云郭橐駝猶  
哀駘之鄉人也  
反他植者迎長安  
文下字跟活字  
上字在長且文  
郭橐駝云王駘  
一筆二也欲寫其  
伏句人二應也

也覲音冀希鉗音箝以鐵桔音鵠手鬚音獵長公俗玄字音邀小也桂名

望也唐屬嶺南道郴州唐屬江南道葬音饒虛野市曰虛易聲僮幼也今以

今屬廣西省郴州今屬湖南省葬薪也虛方言也童奴也今以  
僮幼字作童童僕去聲平聲大白此白字作秦武陽史記荆軻傳燕國  
字作僮相承失也復聲號呼也告語解秦舞陽年

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人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卽駱駝以比郭之背駝不能仰也○劉才甫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

人旣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

柳宗元駁復贊議見第一編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以上先敍命名橐駝之來歷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以上駝之養樹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

來華字跟碩  
茂蕃四字是  
順天致性四  
目不害其長四  
句承上文非  
能使木壽且  
華而暢言之  
應上文他植  
者一句提轉  
以反照上  
一段總見未  
能順天致性  
愛害憂讐成  
韻是熟極之  
候以子之道二  
句入正意發  
出絕大議論  
甚憐卒禍總  
提一句以下  
太殷憂太勤  
就他植者愛  
蕃一段摹出  
字正喻相應  
間養樹得養

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以上就駝口中述養樹之道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以上復就駝口中明他莫能如之故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輒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以上撇開養樹之道而論養人之道以上就問者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以上就問者口中語作結

前寫種樹之法是孟子養氣工夫末入官理一段寫出俗吏煩擾民間疾苦以寓規諷又是居敬行簡工夫也讀此可悟借影之法

人術從法言  
人脫化而來  
一篇精神直  
冷峭句語極

忠人立言必忠是  
既孝既退之端起本古也  
斯亦一忠也  
奉母太妃其孝也  
忠從天子言其

僂音樓曲 隆然貌 高起當去聲樂洛長安見前書何迎取句養之也養去聲碩茂言其樹大而盛 所以供觀游也 蟑實以蕃 言其實多所以利音效賣果也 蟑與早通下同 僂法也 率生也 復聲下蒔音侍長上聲此謂同蒔種也長生長也耗也損曲音漫刈穀也草繅音驛繕繭曰刈穀也草繅出絲也縷布縷也字愛也遂也勞聲嘻作噫或曹成王碑證法安民立政

曹成王碑

證曰成餘見本篇

韓愈編原毀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割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走蜀從君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

除長史云云  
緊跟上文試  
之於民來

念太妃至告  
其實八句詳言

漫鋪小敍烈事皆分大振凡爲主賓驟乃似直敍

培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乃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以上刺溫州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卽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虞使將國良往成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孤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以上刺衡州遭誣受降喪母三事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袁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摶力句卒贏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遷嚴峰蔡山踣之劍斬之黃梅大縣長平鑛廣濟掀斬春掀斬曾湘鄉云貶潮與降良事大振平李希烈事皆分大振凡爲主賓驟

識爲文之嘗云  
鑑中字所如字宜略  
蹕等撤用此標  
削遣陳言務去  
無跡句言是可謂割也  
篆隸碑凡

於事太妃見  
其孝於治民見  
於用兵見  
首尾無一  
懈精神奕然  
頗唐書於道古  
多貶詞同與

水掇黃岡。篆漢陽。行踐汶川。還大廩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誥隨光化。桔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尙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以上帥江西討李希烈而於帥荆襄事略之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上總敍治民用兵。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其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

以上附敍其子  
並以墓碑相屬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顧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古氣盤紆風格峭拔造語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湘鄉謂韓文誌傳中  
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爲偶此亦學者之所宜知也

見王仲舒碑可奇句有  
按退之爲偶句有  
子下脫一爲偶句有  
或云王亦不必盡偶句有  
韻劉昌句有  
子下脫一爲偶句有  
仲舒碑可奇句有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國明者巢刺王妃所生也。以貞觀(太宗年號)傳五王二句永隆(高宗年號)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黎國公垂拱(武后年號)四年並遇害。神龍(武后年號)中宗復辟仍稱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卒開元(玄宗年號)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戢嗣。名隆基。睿宗第三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卒。子阜嗣。是爲成王。玄宗子在位四十四年。河南北句謂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也。得閒而行。不公顯也。蜀時玄宗以安史之亂出奔蜀也。去聲下觀長上聲。同斬斬之意。上元高宗年號。此謂肅宗也。溫從下同使者使去聲。下觀長上聲。同斬斬之意。上元高宗肅宗皆有上元年號。此謂肅宗也。

州唐屬江南道。剗音枯。謂爲兵。捲鎖。捲音剖擊。擴門。開城少去。與平。旬臯曾參預其事也。袁賊之平。袁賊寶應一。肅宗年號。元年。台州賊袁治所遷真。實授其職。衡道。今屬湖南省。施施。讀曰弛。觀察使湖南觀察使。暉媚深也。忌嫉之。潮州。唐屬嶺南道。今屬廣東省。楊炎。字公南。唐鳳翔人。爲元載所引。載敗坐夫門下侍郎。道州。唐屬江南道。去同平章事。相聲。德宗名适。代宗太子。直也。謾也。笏名手版品魚。唐書車服志。中宗初罷龜袋復官所執。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坦坦。寬平施施。喜悅將下。同國良王國。唐縣名。屬江南道。荆道。今屬湖南省。黔道。今屬四川省。洪州。唐名屬江南道。柱道。唐州名。屬嶺南府。今屬江西省。帥下同。湖南建中一。德宗年號。元年。屏去聲。去平聲。降平聲。退也。中聲。降下同。狐鼠進退。欲降不掉。敕教切錯愕貌。驚遽河南唐縣名屬河南省。今屬梁崇義。建中二年。阜丁母艱。奉喪至江陵。六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授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散騎去李希烈。三年十月。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反。旋自稱天下都元帥也。江西爲江右。節度使關也。袁州。唐屬江南道。今屬江州。只大遷洪州。乃是未會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爲北向攻。蘄州道里亦便也。搏力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唐書作聲騎。

團力句卒句音溝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云鈞伍相著別爲左右屯則句卒知其爲越法也。贏越法句卒爲秦  
 越法故曰曹誅五界謂敗則誅及其曹有獲則分界其贏越也。卽唐書所謂聯其賞罰是。艦音檻禦敵船  
 輪蹈之鼓水疾進駛於陣馬可謂運心巧思者矣。遷同近言取蘄州遣舟師潛襲蔡山拔之踏僵也。烏丸切唐州名屬淮南道今屬湖  
 北省阜攻黃梅殺賊將韓霜也。鞚戛也。長平名鑛柄可以去草廣濟名屬唐縣。唐縣名屬淮南道今屬湖  
 南道蘄州音軒舉出也。蘄春唐縣名屬湖北省撤也。蘄水唐縣名屬湖南省。蘄州今屬湖北省。蘄州今屬淮  
 北省掇拾唐縣名屬湖北省。蘄也。黃岡黃州今屬湖北省筭舉也。漢陽鄂州今屬湖北省。蹕音煩夾  
 汴川唐州名屬江南道。脾音博又音披也。安道唐州名屬淮南三縣。三縣謂安州也。紫恐山有光州也。  
 千援之。臯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光道今屬河南省北山縣無北山。或作  
 拔其州二句州城阻潰水爲固攻之累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安州也。四十  
 誤諧音沓大抽一推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兵州當從  
 其州爲是蓋蒙上措屬鄉厲一作五州十九縣五州安六州謂蘄黃三蘄隨各四十

又漢陽汎川屬沔  
州一後屬鄂州道今屬湖北三年閏五月以臯  
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沿革見前荆字注襄唐州名  
州以李懷光之變也  
汴道今屬河南省鄭道今屬河南省宋道今屬河南省陳名屬  
河南道今屬河南省薄音博迫也東都洛陽縣也死昨句謂死闕不  
能少進也令  
平聲馬羣時馬彝掌幕伊愾鐸王鐸潛李伯音夜蓋關中語轉爲此  
府故不言將愾也  
六十贈右僕射賄弔有差  
司門員利唐州名屬山南道今屬少宗正聲少去元和八年十月除御史中丞充  
利道今屬四川省隨道今屬湖北京師以爲六  
州都團練觀察使鄂道今屬湖北省岳道今屬湖南省  
浙江省少宗正聲少去元和八年十月除御史中丞充  
利道今屬四川省隨道今屬湖北京師以爲六  
州都團練觀察使鄂道今屬湖北省岳道今屬湖南省  
廢德不一寶歷一敬宗年號初州又廢屬鄂州安字注黃淮南道今屬  
北省蔡蔡伐吳元濟也臯之討蔡討李希烈也其惠澤寄於四州也昆  
弟臯三子象古十二太宗十畏塞絕遷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零  
復古道古也十三三子指明逼殺事謂見殺於閉塞  
王黎公均見前傳子父易封二句備自南還詔停胤而封備備卒復封胤

所謂子父易封也。胤卒子戢嗣。齦音懸處聲。蹶蹶音剗。謂動而敏於事。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齦齦也。處聲。蹶蹶也。詩唐風良士蹶蹶。陸子猶比比言衆多層次也。一說言王之孫日益盛大如歷階陞以升堂也。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朱子曰張徹爲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言多出公誌○或題破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愈見第一編原毀。

其昔人謂不喜宰相人故曰牛  
幽州至張佐乃濟六句皆下軍亂便伏

云著語極精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侮辱。禠蹙我事。母庸殺置之帥所。以上在幽州值軍亂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

神如出史公

之手

唐書改餒爲

飽則不若原  
本有來處此謂以肉餒虎也

前漢陳餘所  
謂義而歸之句  
與上數義字  
相應

自視衣褥至  
不假之人十  
旬補平日友  
愛絕無凡語  
既著其祖父  
又著其妻而  
子之男女可  
謂詳矣此亦  
世變文繁之  
一驗也連用  
法左傳論秦  
穆君臣一節  
隔句用韻蓋

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害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鑾。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以上歸葬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卽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家貧妻子常有飢色。以上行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以上家世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

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閻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

法免置魚麗  
等詩張平子靈憲  
中論日之明闇還自奪退此  
云由明闇之語蓋本此

張署張徹兩篇又相爲偶銘詞尤奇非退之不辦荆公甚推服之也

進士徵中進士第在元和范陽卽幽監平長慶年號牛宰相作牛僧孺也或  
公名迹謂聲名行迹也中聲幽州管涿瀛莫媯檀平薊營順父子繼續如劉涒  
總皆以父子嗣爲節度者始至天平軍一管鄆齊曹棣四州一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  
節度使代總傳天子使發牛道謂張君行軍亂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仲元崔仲卿  
軍列傳天子使上使使去聲下鄆餘人謂長上轍音歷中貴人內官之幸貴史記李將  
中貴人從廣置之於薊門館帥謂張弘靖也帥去聲下同長者聲中貴人者史記李將  
濟淮李師道十四年斬李道潘青平鵝鶴鷗作鵝鶴惡同惡之惡烏谷切惡畏惡之惡烏故切侯雲長元  
德宗年號十八年中進士第爲天平軍所屬鄆於馬僕射名總曾王碑注宋曹成  
工軍節度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鄆范陽相去不千里也馬僕射爲天平會元貞  
碑射卒贈右張恭或作同舉與傳聲復元和元年在汴見前曹成見前武  
得間聲去養聲空青薰則生益州山谷及越巂山有銅處銅精雄黃出山武

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祖某或作踐父某或作休。開封唐縣名屬河南道汴州今屬河南省。慕顧慕西有所顧猶瞻徇之也。揭揭高拔流曉暗猶囁嚅不割音列申同當切相呼也。

###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詳見本篇

韓愈見第一編原毀

以奇字樹一

非吾時趨直言試耶四至  
筆音節入試耶四至  
奇男子二句  
比正其自負  
處亦正其自負  
不平處  
殊謝盧之  
有卓識  
才非致  
者非致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輾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旣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以上所遇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卽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比

忽入南山去  
之路悠然接筆去  
之不測如此

高固奇士云  
云通首寫奇  
媚疏狂之態  
皆因此事而  
引伸之

謾謂媒  
云微失  
然能者  
無所不  
可遊戲  
未意云  
惡趣

書長女之夫  
且著其官亦  
後世誌銘之

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癢。民獲蘇醒。以上從李將軍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闔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都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徵。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以上卒葬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以上取婦之奇。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以上再銘曰。

淮南子柱不濫觴也  
不可以摘齒籠不可以持屋簷不  
重牛不可以服馬不可以以銘詞起此即語卽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  
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以奇崛鳴其悲鬱別出蹊徑澹宕多姿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絕千古也

戾契戾力結切契詰上謂憲元和一憲宗年號元年四月試博  
切謂其無志分也上宗也四科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中去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德宗年號二十年帥昭義軍領潞澤邢洛磁五州在山西及直隸境也張侈大也帥去義至元和五年而敗也昭義軍今山西及直隸境也張侈大也帥去  
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樂音閩鄉唐縣名屬河南道號州王涯字廣原人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獨孤郁字古風河南人擢進士第元和元張宏辭科後官至同平章事科高等後官至秘書少監惟素元和十五年冬退之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曾舉以自代有狀存集中長安見前書何武寧唐縣名屬州今屬江南道商之官名或曰伊尹之許諾或作大人丈或人時古文永城亳州今屬河南省阿衡號書太甲不惠於阿衡太師尙也諾許諾穎筆頭也此篇全借喻柳子謂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因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云○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其

山子毛穎  
傳本於此

韓愈見第一編原毀

從遠祖說入嬉戲之文亦應有盡有

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眞。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以上敍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眞八世

孫巍。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

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

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

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

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

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

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以上敍穎爲

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

自結繩至惟縱橫恣肆退上所使十句之本色

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不爲病。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資居通髦。與資亦然。

插入斯高以  
二人工於篆  
隸也

以不喜武士  
作一折文勢  
便不平直

以陳陶楮作  
櫬天然陪客

上曰親寵任  
事此曰不任  
吾用豫爲贊  
中收數語作  
勢自謂盡心則  
穎之無負於  
秦秦之少恩於  
穎自在言

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邪直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以上敍遇及榮幸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以上敍伴侶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以上敍死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

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以上敍後代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

謂秦少恩感  
點睛在此僅一  
文字俱欲飛去

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此傳當時有非之者。然狡猾變化具大神通得史公滑稽之神髓。柳子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推尊者至矣。

**中山** 史記始皇令蒙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中山國名在定州。成謂在溧水縣者於道里恐未便也。明眎同

記曲禮下。兔曰明視。陸佃云。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東方卯位。此正爲下文封於屬

十二支。十二神即十二支亦當吐而生。王充論衡。兔舐毫而孕。讖奴侯切中之一。十二物及其生子從口而出。讖兔子也。

**姮娥** 二句。後漢書天文志注。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後

**蜍** 狐兔也。戰國策作鵠。音跋。韓盧疾犬也。見宋鵠彙。雅鵠捉同。

製筆自蒙恬始。按事文類聚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耳。又按古今注。是以史記證之。楚今統稱湖南湖北曰楚。按春秋戰國當以前說爲勝。楚時楚奄有兩江湖及河南南部也。庶長聲上連山禮

夏三易之法。天與人文猶賁卦云。八竅。陸佃云。兔八竅。趺音髡。俊也。暗指

毫暗指章臺宮。秦宮東縛三句。取兔毫合而縛之。入湯洗訖。占相。相去聲與

毫暗指章臺宮。秦宮東縛三句。取兔毫合而縛之。入湯洗訖。占相。相去聲與

子厚之記山  
此渾然天自  
彼歸實境自  
巧變文境自  
次點石境自  
常語句境自  
矣筆翦削稍  
便尋容像

同斯官丞相高(主乘輿路車)衝石自程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之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絳人陳玄謂墨謂紙去也稱聲盡心則不中寫魯衛毛眗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毛公趙之處士藏於歡也毛遂趙人平原君客見絕句孔子絕筆於獲麟筆與去穎與聲

## 第六編

### 雜記之屬

柯西石宕記

柯山在浙江山陰縣西南三十五里上有石佛高十餘丈下有水曰柯水詳見記中

胡天游馬力春序

觀於碉壘潭崖窈忽怪奇惟天自然者貴揃剔乎人勿尙也獨石宕之詭倣則非假於殘不可愈顯宕也者水之墊於石者也工人入山斤石市之石盡而泓然者現岩必假人力越宕以觀擅稱其東山曰吼曰鳥門其西曰柯柯爲峯岸斬矗峭其刻削之餘者或坳或突或整或狹或廉如刃或挂如鐘或窪如臼或裂如繪帛摺如扇曲牒繚引如屏扆或呀噏空或吻啜淵皆襲宕蹲而鏡之其宕杆圓柵方柯屈磬折大畊細盃汎如肥如若阻若通宕外有像一人立像橋

所棄之石亦  
復敍入

前寫東西中  
外此寫南北中  
用筆又是不  
同前則駭動  
此則靜遠也

罔不二字包  
括不少  
結處忽發感  
喟神來之候  
子厚及介甫  
此法本之

瓦伏像羣羊寢訛像蛇紆行去渡水已半皆斬劙之所棄焉岩之奇狀中宕曰  
七星夾兩厓若線僅數十步闢而門寥然闇然或宮之以居佛氏循而後穹谷  
傾蔭中復含宕常爲石所咽不外顯水黝然倍寒宕右兩宕禪人屋而中分之  
南圍小邱接遠峯淪漪恬狎渺微汪汪北俯崩斥映叢篁風散日景搖翠暈光  
岌岌千仞煥盪跌墜若夫朝嵐倒暉樹霧靄繚浮屠紺蘋隱耀紛駛瀆黛削素  
閃祕迎背縣溜丁鳴飛響破谷千騁萬奏不可窮狀凡柯之一拳一阜一泓一  
杯薦目貽玩者罔不產於椎琢剗鋟之下岩之勝景夫石始於山完然耳既而  
泐然毀錯然變出其所無而成其所有爲者之勿輟也嗟乎予益信夫用力衆  
而久且專之可以有功也乃如此以上贊歎

釋威之文在乎換成言在乎節助字同時子才袁君其文故條達偶欲逐

跡追風遂至失其故步以是知欲臻斯詣殊非易事也

磽與澗水邊有崖垠壘也揔剔猶言翦詭俶猶言奇墊也斤石器也泓然貌水清

春秋時爲越國唐宋時爲吼山名卽勾踐之犬亭山鳥門山名一名犬山一名狗山鳥門作鳥門岸斬

貌峻截蠶。嶧敕拔貌蠶。一切効下也。廉利達音洼。深也。曲牒言其層縗引言其牽戾。

蠶峭敕聳拔貌蠶拗音凹窪也

廉也利空

洼音洼也曲牒言甚

言其牽連也

狀如屏風。呀嗑，音虾嗑，音呷，波相吞吐之貌。亦作呀呷，見文選海賦。吻啜，亦吸收聚字解。言以上者形容而曰吻啜，于音于咽，音四皆器名，言或切應作蹲粗本。

易字解言以上謂此而落之於水恰似鏡中也

闊然空虛貌。黝然黑色也。禪人家也。浮圖淪漪錦文也。恬狎而可貽玩也。汪汪言水之平靜也。爛爛言其明爛也。煥煥而搖動也。

見月前音貞月音漠  
羣音覓。鬻音雲  
覆也。鬻貌。穆音後  
也。浮屠塔也。或七級  
九級至十三級。其五級者俗謂之錐子。紺青而舍  
赤色也。頴音櫻也。

**紛駁**言色之  
音憮染也。黛青黑色。**闕**祕現忽隱也。**迎**背也。**背**音佩。縣也。徐絃曰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爲州縣之留水溜也。**丁**鳥言聲之相應。**一拳**謂石

縣今俗加心別作懶義無所取一作鬻一也丁音爭一全也

褒禪山記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元南十里此記  
於至和仁宗年號元年七月也

王安石  
見第一冊第  
編三聖人論

第六編 雜記之屬 遊襄禪山記

敍襄禪之所由名語有本原通首借遊洞發揮故先點洞名華字得音之謬聞文生分點二洞前洞是賓後洞是主入之愈深三句隱下正旨句在內俱出以後遊事已畢方是時三句極顛宕之致不得極遊之樂歸結在此一句插入古人文情開拓以下至文法并能至疊精采也照乃一篇之

襄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襄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塚也。以上敍山名來歷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以上辨山名謬誤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息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以上遊後洞而又悔其遊之未盡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

上翻跌盡說此遊致不能盡吾志。意又不得置而有處何有。必上盡既說此遊致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以上借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以上補論仆碑四人結。

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以上點人結。不隨以息。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遊論學予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以上補論仆碑四人結。

借題發揮意之所至筆亦隨之看似論遊按之却是論學妙不說破正旨只於言外遇之記中別開一體

浮圖釋氏之廬冢。廬所葬之處。華山洞。洞名太極。總仙之鬼。之宿。下鎮。其文之文。乃成篇之文。言華。言華之花。窈然貌。深遠好聲。樂。音。秦地之分野。文爲文之文。乃字畫也。相去聲。廬陵。縣名。宋屬江南西路。長樂。縣名。宋屬福建路。同甫。男子。相導也。廬陵。吉州。今屬江西。長樂。福州。今屬福建省。父之美稱也。

### 宜黃縣學記

宜黃縣。宋屬江南西路。今屬江西。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登進士第。性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文章與歐

兩漢議。行世。

從學說起筆  
其法嚴整須看  
原本經術

抉出學之大  
要程朱以前  
此議論蓋  
少記之要  
亦作領也

字明白醒快  
曲注學問二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以上敎學之具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以上治己之學。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以上治人之學。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

其蓋以不學至  
雄句隨不以此學  
記然渾紙之筆收此  
逮也筠氣拾八州

詳記立學始  
未是  
主文

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以上興學之效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以上廢學之弊。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

周且速一句  
束住

每段於收句  
用淡筆含蘊  
擅長處無窮是南豐

禮樂百年後  
興故云有所  
不得爲也  
士子以期  
學亦收法  
意寓之進

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  
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  
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  
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以上宜黃。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  
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  
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  
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  
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  
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  
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以上總收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  
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以上作記  
之月日

視歐之吉州記王之慈溪記論調大抵相同而詳明親切過之後惟朱子  
之文肖其神味耳

從蠻說起體  
物瀏亮

橘之蠻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蟠螭而青。翳葉仰齧。饑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長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儼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以上蠻力力拘拘。其鋒未舒。暗黑鬚蒼分朱。閒黃腹墳而橢綾。

蠻化桂海蟲魚志黑蛱蝶大如扇橘蠻所化北人云玄武蟬○文淵閣寓言如南華蝶化之類

陸龜蒙雞山樵人序

見第四編送小聲

樂下同行修聲

禮王制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皇祐年號亦仁宗

相去樂音洛相聲

出兵征受成於學是也授捷征執有罪反

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

進材如禮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也論獄如詩魯頌淑問如皋也論獄陶在泮獻囚是也出兵征受成於學是也授捷征執有罪反

釋奠於學以要終要平三公太師太傅更平平治聲慶曆年號復下同釋奠

楊子雲長楊賦子墨客相基

纖且長久。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暫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蟻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拏桔。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以上蝶爲蟻網所膠。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游。類絜也。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蟻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草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蝥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以上正意

有觸而發一氣卷舒其意境皆自南華得來而少變其面目耳

**特角**猶言**一角**。蹙蹙然縮小。**蟠螭**音四齊木蟲，謂隱藏於橘櫟也。**齧**音泉臬，觸也。**振觸**謂以手觸物。**南人**以手觸物。**稅**音稅，所解。**曰**振故云振觸。蛻之皮也。**力**力古樂府側側力。**拘**拘不申也。**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襜**音襜此謂蝶衣也。**鈎**音鉤亦謂蝶衣也。**蒼**深青色。**間聲**間聲也。**墳**音妥，狹也。**檣**音斐而長也。**綏**音蕤此謂飛之蟻也。**織**細部也。**羸枝**謂形體之弱也。**軒**虛高也。**轘**音無，蜘蛛也。**同**史記趙世家我之帝所甚樂與。**鈞**天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封略疆界。**窒**塞也。

志蟹文亦寓

陸龜蒙雞山樵人序見第四編送小

蟹字從蟲故謂之蟲屬然古文從魚作鱉亦可謂之魚屬也智則未聞句直射末段

曰近義曰近智與山家清供所謂禮智者同今之學者至反出水蟲下五句卽小見寄意深遠大上篇同法者至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蚓而已。以上蟹之見於載籍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稽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遯者去者十六七。既入於江。則形質寢大於舊。自江復趨於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旣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以上舍沮洳而之江海並插入執穗朝魁一事嗚呼。穂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以正意

文之機軸與上篇同魯望自號江湖散人閉關空腹忍飢誦經其氣韻自然超逸足以洗滌俗腸也

禮經績而蟹有匡<sub>檀弓下蠶則</sub>國語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注蟹食稻也太玄<sub>太玄經蟹之郭索後嘲黃泉范明叔注雖有郭索多足貌晉春秋汲冢璣語中按汲冢周書亦有</sub>大蟹其殼專車之說也勸學篇<sub>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非蛇易易離爲蟹言卦體外剛內柔而性又火躁故</sub>象<sub>爲蟹也又爲乾卦爲鼈爲龜俱見易說卦傳介類龜蟹之屬乾音</sub>行<sub>今人謂之旁蟹以其側行故</sub>周禮冬官爪行蟹屬疏左氏<sub>謂左丘明卽紀災語注</sub>子雲<sub>字子揚雄</sub>太玄者郭索後嘲<sub>見前太玄注</sub>沮洳<sub>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sub>稻登二句<sub>本草俗傳八月</sub>有一日蟹取稻芒兩莖長一寸東向至海輸送蟹王睿沸<sub>音必拂泉湧出貌魏風彼汾沮洳</sub>蕭而食者蟹斷斷也苟卿也揚雄也

錄桃源畫記桃花源本淵明假託寄意耳後世工畫者乃圖其迹元輿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似漁人所遇實有其處矣

唐東陽人。元和憲宗年號。一中舉進士官至

有山句卽陶盡所云

水龍  
源便得  
一言

卷之三

樹木至草散

陶記所云姚

花芳草

有雞二句卽

陶記所云雞

犬相聞

嵩門記室云山卽

陝西所云山有小口屋舍

儀然

五人至角髪

侍立四句卽

女隣訛所云男  
衣著悉如

外人

秦時衣服句

卽陶記所云

先  
世  
避  
秦  
時  
而  
隴

無論不知有漢

無言以對也

等將收一筆

卷之三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以<sub>上</sub>題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澀。淺而白。白者激石。澀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sub>以上</sub>鎔山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儕。亭亭而立者十有八九。<sub>以上草木及鸞鶴之屬</sub>岸而北。有曲深嵒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sub>以上室</sub>字男女。其高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鑪竈。竈口含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柂。意狀深遠。<sub>以上</sub>中溪之鼓柂。高處之雲氣。及合而視之。大畧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覩。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

一片神行別  
有天地  
藏畫與開首  
應臺亦有畫  
桃花源記文  
渲染安得不  
妙乎

之志從中來。總收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以上贊其精

似蜃樓蛟室。幻成奇景。清潔高遠。渺無塵氣。以文論亦何減淵明桃花源記也。

四明山在浙江鄞縣西南深迴幽奇與人境殊絕上有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桃源山名在湖南桃源縣南二十二里高五里周三十四里西南有桃源洞一名秦人洞卽陶潛所作桃花源記者也武陵晉爲武陵郡屬荊州唐爲武陵縣屬山南道朗州今德縣也仙記二句第三十五洞天也趣通滌音祿水清也茵蓐音因茭蓐也毛席也僕舞貌亭亭聳立嵒岩磴音鑄岩也虹玉一作紅玉言其之美也角髮謂雨沓音

零陵萬石亭記零陵縣名唐屬江南道永州今屬湖零陵萬石亭記南省也○或題曰永州萬石亭記

柳宗元駁復贊議

從石字起波  
見斗峭所謂  
宇宙在乎手  
生於心也

刻意雕鏤彌波  
斗絕至無窮  
六句筆筆飛動  
寫石字全力  
注之正爲名亭  
張本耳

點染萬石頌  
揚恰合  
頌辭清而健  
原本葩經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跨。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叢。決澗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以上亭之所以立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覲。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以上亭之上所由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贏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頌辭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

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作記之時。

子厚之文永柳以後明淨雅飭不似前之摹效國語而蹊徑不化也。

嘗以牋奏云  
大云追溯前塵  
外得之感於言  
之於江搖飄有以

崔公名能字子才齊州人官至嶺南節度使與弟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云

唐屬江南道今湖南省零陵縣也按子厚貶永州司

馬凡居十年因墉小城自放山澤間云塘也

唐屬江南道今湖南省零陵縣也按子厚貶永州司

度聲呀口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剗判也洄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寥廓空虛泓渟水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而流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斗絕峻絕攢巒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峯老耋老

左傳僖公九年以伯舅耋老此藝字解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大齒落盡更生細者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齦美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眉厖蒼老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齒齦如小兒齒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齦音倪懿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二千石之秩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三公二句漢制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漢書石奮傳奮長子建次甲次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牋奏句有九年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德宗年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十二十有一年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以文章稱首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入尙書爲禮部員外郎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元和年號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憲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音枯涸水流水貌剗

始得西山宴游記

西山在湖南零陵縣西瀟江之濱也

柳宗元見第一編

自來六語錄游  
之來歷借游  
自遣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

反落始字  
點出西山及

然後知云云  
是始得神理  
與灝氣俱與  
造物者游句  
從莊子得  
來引觴二句寫  
來寫宴游  
來陶淵明色處  
來將入句變  
來辭景翳翳去從

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陪起西山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茟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態之勝之趣與游賞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記之年

從始得二字著意落筆如畫心境兩間無營無待似有得陶淵明沖淡之趣者也

僇人僇音六辱也刑僇也所謂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卽僇人之意也惴慄一作惴惴皆憂懼之意也隙古文隙字閒也施施行貌漫漫之路長水出零陵陽海山染溪在零陵縣西亦曰冉溪子厚更貌漫漫之貌湘江北入江見說文

見第一議

根西山入以茲邱字全在石故極力描寫若牛馬若熊熊筆亦險絕足以稱之小云云點小字唐氏棄地至出自意外八句爲末段感喟發端嘉木三句文勢勒住應上竹樹石三項分兩層一層並言望一層言此下連潭並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鉗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以上敍買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邱開闢以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瀇瀇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以上敍玩。嘵以茲邱之勝致之灋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以上感作收

前路鋪敍末從小邱寄慨予厚遊記無不入妙而此篇奇趣逸情引人入

勝反覆曲折色色寫得生活尤不易及也

西山見前始得西山宴遊記注湍急流曰湍或曰浚深魚梁堰石障水空其中突怒偃蹇狀石之或伏也數聲上高聳累聲衝然突向籠包舉貨賣字解四百指錢數剗刈芟削穢草雜草熙熙然貌清冷言水之狀澑澑言水之聲悠言之猶言之謂之周匝句意也十好聲灋鎬鄂杜四地名並在陝西西安境漢上林苑地也鄂音戶

###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見第一編復讎議

一句抹倒有妙  
開門見山之

邑之有觀遊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以上先破俗論零陵

四臥賞中興機工記句人謀退則進法則從出靜與考靜玩人謀得來日又得全爲放臣寫照也結處忽發感喟別開一體寫

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暮月辦理。宿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旣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糲。得及宗族。州牧尙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叢峯。瓏瓈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顚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遊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先敍吏治。然觀遊立言。有法上文牆藩羣畜沮洳山麓等字。至此一風生翠留魚鳥自得歷歷齊收拾益活潑文氣。乃如繪文。又虛以玩。此遙爲呼應。非政句與開荒致弊補筆。

以上言繁劇之在昔裨謹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中有觀遊之樂。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遊息上文高明。爲政句與開荒致弊補筆。

周匝甚得古  
人之旨

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以上戒玩

苟雕字鏤情文並至所謂齊梁漢京合爲一手者也

零陵

見前零陵萬石亭記題注

河東唐縣名屬河中

薛存義河

子厚故里零陵卽永州屬邑

今統稱湖南

唐州名屬江南道

薛存義河

是兩人生同地而仕同方也

荆楚湖北曰荆楚潭今湖南長沙縣也

假令未實授

周

曰假令

湘源唐縣名屬江南道永州今在廣西境矣

政龐龐雜亂也

周

樂音洛

下同坳下也

或自留欲留一作埴埴土可以

冠聲更聲

好聲

去裨諱鄭大夫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裨諱

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嘗

宰單父鳴琴不下堂而

邑治孔子稱之後

世追封單父侯拜手謂下手首

不至地也

序飲

直記其事與序不類故入之雜記之屬

柳宗元見第一編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鬻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汎不止於抵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

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以上序事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以上序意

確士謂謫居中尋出樂境。先序事後序意。鍊字鍊句鍊格。無一筆草草也。

小邱卽鈷鉤潭西離坐離兩也。謂兩人并坐也。離坐禮曲禮上離坐離立監史昔之飲酒恐有懈倦失禮者。立監史以察之。詩小雅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牛馬之飲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洞逆流而汎上也。滑汨音涓。水中水流貌。妻生名圖南。卽子厚所稱通氣隔不通也。揖讓禮鄉飲。三揖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酬酢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

曰酬見左傳。禮記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詩小雅賓既醉莊十八年疏。百拜禮。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叫號止載號載呶。

屢舞詩小雅屢舞僂僂屢舞僂僂屢如沸如羹飲酒笑語之聲詩裸裎句裸裎音卯

袒裼音袒裼屢舞僂僂屢舞僂僂屢如沸如羹。大雅如沸如羹。

孚光逸之徒散髮裸袒閉室酣飲人謂之八達是也。見晉書桓彝阮

飲酒之作樂有歌有笙言禁察之密如管仲之棄半不飲。

有間有合次第不同也。促數句陶侃之過限便止是也。數入聲舉字作舉

皆字衍衍音看從容舒緩貌從樂音

醉鄉記鄉無功嗜酒有斗酒學士五斗先生之稱著醉

王績字無功唐絳州龍門人以醉失職隱於鄉里琴酒自樂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自號東皋子有文集五卷。

也謂事是秦漢引黃家法言也。三代乃帝南董可敍雖以後至堯舜歷三帝也。首超段建德莊襟理全學之敍國子甚想胥列之大甚

醉鄉記鄉無功嗜酒有斗酒學士五斗先生之稱著醉。王績字無功唐絳州龍門人以醉失職隱於鄉里琴酒自樂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自號東皋子有文集五卷。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邱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醇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以上醉鄉之情景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是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

以禮樂爲繁  
此本之老莊  
也

引阮陶輩實  
陰以自況不  
遇之意自在  
言外

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是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輩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及與醉鄉隔絕者。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以上作其記之故。

昌黎謂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託而逃。最得此記之用心。後來管異之餓鄉記。卽脫胎於此也。

邱陵阪險禮月令善相一揆言其莊子逍遙遊不食于于自足  
其覺于于徐徐帝王安穩貌莊子應黃帝遊於醉鄉亦猶之遊  
莊子逍遙遊上古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千鍾百壺  
然喪其天下焉結繩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  
鍾酒器也壺一作觚魏文帝詔莊子逍遙遊藐姑射音夜禹湯禹  
曰蓋聞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姑射神人山有神人居焉射音夜禹湯禹  
旨酒湯戒崇飲所義和酒畔官離次俄擾天紀遐棄厥德沈亂於桀紂韓詩外桀紂傳云桀

九外載點外昌黎祭張員  
句文從明文祭元初  
得來十員

此文鍊字鍊意絕似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拯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  
不悔。以上爲藥所誤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蘿斯標。奇  
文驟布。旬驚宇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  
毛舐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以上科第仕進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

爲酒池。可以運船。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六韜云。殷君爲酒池。迺船過船。糟邱而牛飲者三千人。是桀紂皆有糟邱之事也。公旦周也。酒人周禮有酒人一職屬齊。於天官掌爲五齊。齊音劑酒以度量節作者謂之齊。一曰曰沈。阮嗣宗名籍嗜酒放曠人謂之癡。聞步兵酒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親朋邀飲亦輒醉酩酊而歸也。華胥氏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其國無晉名淵明宋改名。帥長其民。無嗜欲。無夭殤。無愛憎。無利害。詳見列子黃帝第二。

## 第七編 雜文之屬

### 祭湯海秋文

春秋名鵬。清湖南益陽人。道光三年進士。累官戶部郎中。博覽羣書。究心經世之學。二十四年七月卒。年四十有四。○孝經疏。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唐翼脩曰。祭文之用有四。祈禱雨暘。驅逐邪魅。干求福澤。哀痛死亡。如此而已。

### 曾國藩

見第一編五箴

有銛如刀句從  
祭張員外文  
羣雀四句說  
盡世態更警動  
脫四句詞  
東下江南從  
南上湘水句文  
祭張員外文  
君泗余哦從  
泗君咷句文  
得來  
煮魚二句從  
櫈盤炙酒句文  
得來  
段文字  
祭張員外文  
忽合忽離此亦然如海  
行秋文人踪跡還朝及已  
之入京南

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覩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  
以上  
貶黜。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因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回顧。  
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  
以上吟詩之苦。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挑夷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惔。  
以上南行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瀝。  
膽相要。斧門掩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大海。大塵霧滔。  
滔惟余諳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噐。宇內兩鑿。授我浮邱。九  
十其訓。韓悶莊誇。孫卿之醜。靈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糞。我時譏。  
評君曾不懼。  
以上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  
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瘡生膚。君不能釋。我  
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  
喙剛如鐵。鋒稜所值。人誰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  
是不察。而丁我躬。  
以上傷心往事。淚墮如糜。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

之歸自西川均一  
亦祭文一  
結用哀憫語  
收法一定

言敢欺。醉子一滴。庶攄我悲。述哀以上

卽事寫來句句醒快。其詼詭天然之趣直可拍肩。昌黎而海秋生平亦有似張員外處。大凡述哀之文當以用韻爲宜。文既四言當以堅潔爲主。讀之迺鏗然有聲也。

倏忽也。一呷之藥二句或言大黃最爲猛藥不可輕嘗。海秋曰是何害吾  
購到連取大黃六七錢吞之或飈起奪之復擺吞大黃一塊抵暮泄瀉不  
止於中夜暴卒故曰一呷之藥極我天民也見庸盦筆記呷音諱啜也極  
喪害古文道光宣宗年號道光三年海  
罪字道光成進士年甫二十耳。嘗譁之聲春官侍郎放榜詩劉禹錫寄王  
一城桃李屬春官。纛音道大奇文子謂海秋所爲制藝也。士驚言文之  
滿城桃李屬春官。纛音道大奇文子謂海秋所爲制藝也。士驚言文之  
雄謂汪文端也。名廷珍曹謂曹文正也。名振鏞官吹女汝同舐筆子莊  
健也。汪官至協辦大學士。曹至大學士。軍機大臣。云驚縱恣也。梟文言  
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衆吏皆至舐筆和墨舐同鴟音士以舌取物也。樞府海秋由禮部主事直  
御史海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則謂十二年也。左傳襄九年  
官非國體言過當罷御史回戶部員外郎淳音第坎坎不得志也。復去聲下同雀賓賓客墳門及廢門外可設雀廷司以十

羅

款門

呂覽愛士夜款門而謁

扣也

鼂

音昭與

市

漢書鄭崇傳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沫

汁也

桎梏

音質

也

在足

曰桎

在手

曰梏

朝同

元好問詩郊

吟詩

囚島兩詩囚

言其吟詩

被髮

史原記

屈原至

於江濱

被髮行

屈阮似

以屈平阮籍輩擬海秋

蓋其詩歌

吟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

似以屈平阮籍輩擬海秋

蓋其詩歌

離騷漢魏而性情亦略似之也

秦淮

在江南上

元縣治東南三里

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

五百年後金陵有天

子氣於是始

掘流西入江

亦曰淮土俗號曰秦淮見晉陽春秋

秦淮

淮海指江南

戰鼓入鎮江

沿江諸城

多不守

和議成後乃退出海駛

口

兆犬之躡

音咨

絕有力者躡踐也

肉阜句之多也

慘之

至如火之燔耳

寅歲十二年

也

睭音擗直

貌

頗亦頗言其頗類已也

斧門句

韓愈曹成王與時左書

詩此論

語與時左

言

諭

也

隙也

瞞音纏也

一舉饗音滔

貪嗜

與時不合也

也

最人事情僞

凡九十餘篇

每遇人輒

曰

韓謂韓非也

善刑名法術

之學

治要大

書

此論

難孤憤五蠹說林共

之五學

治要大

書

&lt;

句靈不有言日萬萬點英筆全二平叔康定初載永  
但芝化同星萬物生靈二句總就死後一邊單寫  
用九朽有異萬物至昭如乎萬五至

易曉卦見。祭石曼卿文。汝丁當酌。沃地也。

瘞音商。於大夏主參。後人謂不相見曰參商。本此女容同。

賈音酒。官太子中允。康定(仁宗年號)二年四日卒於京師。年

四十八。或傳其爲仙主芙蓉城云。

歐陽修見第一冊第二編集古錄目序。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尙書都省令史李歎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以上敍明遣祭。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以上身死名存。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髡鬚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笑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壞。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躡躅而呻。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

穴藏狐貉與鼯鼈。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感念疇昔悲涼。悽愴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尙饗以<sub>以上補出交情作結</sub>。

### 情韻幽咽自然惻惻感人祭文絕調也

而曼卿之奇  
自見  
奈何至鼯鼈  
十一句其大  
意從說苑雍  
門周鼓琴一段  
脫化來自古聖賢句  
與上呼應有

情  
通首以猿作  
舊說猿性靜  
緩故從爰爰  
子靜靜以緩也  
久以恒緩而  
於山必曰

意方全  
補出交情詞

治平英宗具官。具官謂備員而已。太清當在安徽境。曼卿葬於此蓋先塋之所在也。復聲燔客。鬼火躡躅音擲蠟音伊櫻也。躡躅不行也。伊櫻鳥鳴也。貉似狸。鼯鼈呼鼠狼。纍纍如舊人民非郭神仙傳城。

何不學仙忘情人忘情王衍傳聖

憎王孫文體皆寓言也。與罵戶蟲文同。

柳宗元駁復讐議。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王孫之不同猿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嗚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恆鬱然。援之上言。王孫之德躁以囂。勃諍號呶。喈喈彊彊。陪筆

間親見其趣  
之耳。故以恆字易

轉到王孫語

語對針上文

轉按一氣骨

節靈通

棄山間句是

鬱瘁句應前

跳踉云云單

就王孫言之

愈激切矣與

不校句應前

廉來云云推

開立論轉是

正意得來

亦曰不聞

所居一層深

也。殆曰逸

三再一層

則曰曰

羣衆亦

好踐稼

所過狼籍

披攘木實

未熟輒齶

敝投注竊取

人食皆實其喙

山之小草

必凌挫折挽

使之瘁然後已

故王孫之居

山恆蒿然

以上言王孫之不善

以是狃羣衆

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辭狃狃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

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以上言王孫之可憎湘水之澈澈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狃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以上憎其蹠羣山跳踉叫囂兮衝目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翻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嘵果腹兮驕傲號穹旻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爭羣種種劣狀狃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逐兮君子遠大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以上憎其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

亦自傷亦自矢亦尤君亦尤人用意深婉所謂蘊騷人之鬱悼也

援本作援亦作猿猿似猴而大蓋與猴不同也

王孫注見題

德性難此難字音難

入內也衍音看

衍樂也

鬱然茂盛貌

號呶

呶音銕

喑喑責聲也

喑音借亦音

彊彊音美相隨之貌

鬻音臭

鬻雜亂

彊然貌

亂貌

亂齷齪音

齷齪也

齷齪音其不

齷齪言其不

齷齪發源廣西

齷齪靈川縣海

陽山合流至興安

東北入湖南

經音由水

濟濟流貌

旆字相同

旆音焉

旆又用之善

旆

良上斷音號齒

齒謂天也

效音微

微後爲周公所戮

來又用之善

微

微

躍也斷本音號齒

齒謂天也

微音微

微廉臣後爲飛廉也

廉臣後爲周公所戮

來又用之善

微

讒諸侯以紂囚西伯

（卽文王）羑里

（殷獄名）

此益疏矣聖因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

紂乃赦西伯也禹稷

舜命禹爲司空棄爲

禹稷故謂之合也凶誅卽四凶爲舜所

泰易卦名通也爲君子

君子

君子卽趨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或作十月五日）卒於

柳州

年四十七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退於

之此文蓋在袁州作也

韓愈編原毀見第一

中覺轉作達盡艱難  
見傷心也  
棄四句以  
因太史公有言  
富貴而名磨滅  
此常記之  
惟倜儻非人稱焉  
志亦一何琅琅  
猶斯無能  
富貴無能  
而愈難

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以上言死。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之才高。不用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以上哀。

服其文悲其遇而允其所託。感慨惋惜情至。文生劉夢得序。柳集有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覺此覺字音夢。樂此樂字音。犧樽二句。喻文爲身之禍也。犧音義。畫犧節。樽婆娑然也。青黃彩色之節語。羈羈馬絆也。以喻爲官。一斥句子厚謫本莊子天地篇及淮南子倣真訓。羈羈之拘束。帶音執。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卒以謫死。羣飛句。高飛也。琅琅聲。子子厚有子男二人。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凡今一句言諸友未必余豈二句恐已亦不  
生女子二人皆幼皆可恃也余豈二句永年也

**弔古戰場文**此文專弔邊地因開元天寶之間疊斂外賛藉以諷耳與少陵出

塞詩同旨○玉篇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唐翼修曰或驕貴而殞身  
惜之並名爲弔其有稱祭文者實亦弔也

**李華**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人中進士宏辭科累官員外郎文辭藻麗時

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榷已成  
汚爲故書與穎士讀之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  
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有文集十卷

古戰場原無一定地名開首突寫一番是取勢妙訣傷心以下方是弔古多事四夷是下任人法重二句尤極酸楚筆作襯悟縱二字總之法可憐鳥二句可憐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戰場景色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脰膾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斂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所以事邊戰之由鳴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以上

頂上八句軍句承上  
兩面三刀俱以死既而皆色淒戰無起定無接句來言對上  
兵士在戰場聲下在戰具吸生景六中今文呼絕如士所見後人所見此景六

交戰未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脰堅冰在鬚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  
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轔重橫攻士  
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墳亘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  
勝言哉而覆之時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  
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  
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  
如是耶言欲覆未覆情景追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  
漢傾天下財殲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獮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  
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  
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代用兵得失蒼蒼蒸民誰  
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寢寐見之布  
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

從兄家故欲叔及只李任嘗摹此聞言初見而皆色淒戰無起定無接句來言對上  
古人與上任又不寫又再據亭長之初見非也戰士所見此景六

從古弟夫婦父母總結

秦漢近代  
守在代四  
夷包文教仁  
義王道

離。以上又從戊卒之家人寫。傷慘之極。以作餘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出正意。

縣麗之中復能深摯健舉六朝所無字字刺骨句句墮淚說得大有關係謂爲極思而成信然

浩浩廣大 堪<sub>音銀崖</sub> 鬱<sub>音詶</sub> 繁縕如糾紛雜亂 黯深慘曇無光 霽晨  
 終日之間皆如鋌疾走亭長十里一亭亭長者一齊周武王封太公於齊  
 霜落旱景也也 荊部秦莊王諱楚故避之曰荆也或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  
 安樂等處戰國時其臣魏戰國時晉大夫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守邊  
 田氏篡國爲七雄之一魏地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徭戍之役  
 也也 荆周成王封熊繹於楚春秋戰國時奄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南  
 荆韓戰國時晉大夫韓氏與趙魏分晉  
 韓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暴<sub>音僕</sub>不暋也耗斂大  
 雅耗斂下士數音妬敗也北風二句漠北方流沙也伺偵候也北風振漠之時期門射  
 也也或曰軍組練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鏃箭鏃析分  
 衛之門練袍見左傳襄三年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鏃也析也  
 淩冽寒氣之鶩鳥一句休巢休於巢中不出脚蹠繪帛纊綿輜重載衣物  
 淩降音杭嚴也浙浙音錫風沈沈昏暗  
 署幕音覓陰牧良將邊士日得

賞賜皆願一戰。單于率衆入寇以計。趙戰國時晉卿。趙韓魏三家分晉。自破之。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以計立趙。有今直隸南部山西北部之獵。猶音險。尹北狄也。太原地名在今山西陽曲縣。詩小雅。薄伐獵。猶至於大。一音泰。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朔方在今甘肅天子命我。還音旋。詩小雅。城彼朔方。還薄言還歸。飲至歸而飲樂。音穆穆幽敬之貌。棣棣威儀閑長。秦始皇後世號爲萬里。朱殷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今人長城爲世界著名之鉅工。朱殷謂赤黑爲殷色。見左傳成二年左輪朱殷。陰山東西千餘里。至孝武世始得之。邊患叶胡關。少安。按陰山在今內蒙古境。患切音還蒼蒼句。蒼蒼天也。天生民母。音婦阜。涓涓也。天涯音凶。年後必有凶年。四夷句。左傳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年。也守去聲。夷言德及遠。

---

新制國文教本評注第一終